燕彙

湛軒 五

湛軒說叢目錄

乾淨筆譚

湛軒說叢

乾淨筆譚

乙酉冬余隨季父赴燕以十一月二十七日渡鴨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北京留館凡六十餘日而歸渡江以西庶幾遇逸士奇人訪問甚勤而燕雲數千里南瀕海北界撻子風俗椎魯少文高者習弓馬下者競刀錐至直隷殆甚焉其讀六經爲時文以秀才稱類多自南來者若抱道自蘊不求人知者盖有之而無自以見焉二月初一日正使裨將李基成爲買眼鏡往城南琉璃廠市中遇二人儀狀極端麗如文人皆戴眼鏡基成請曰我欲買眼鏡市上無真品願買

足下所戴一人曰何用言買即解而與之基成酬之以價而不受拂衣而去基成追問其居自云浙江舉人方僦居于城南乾淨衚衕是夕基成持眼鏡來具道其故求花箋一束於余將以酬報也明日基成果尋往其居并扇墨丸劑以贈之皆辭謝然後受之後以羽扇筆墨茶烟諸種報之基成歸盛言二人禮制恭而言貌高潔非俗儒等輩如未見士此不可失也余笑曰浙江在京南四千里夫四千里而趨名利其志可知何足與語哉雖然豈不如與賈兒遊乎明日約與共往見之金在行平仲副使族弟也聞之亦樂與偕焉

初三日飯後三人同車出正陽門行二里許至乾淨衕有客店榜云天陞店二人所居二人聞之出迎于中門外屈身肅揖引我輩先行盖中國之俗也辭謝而後行將入門二人先至掀簾待之入門扶我輩坐于炕上各以倚子對坐炕下此亦其俗也東壁置高足大卓卓上有書數十卷中炕而置短足小卓上覆藍氊西北壁下皮箱木櫃皆行槖也小卓置筆硯青銅水壺上横小勺大卓及炕上散置畫本及詩箋少年口角尚啣墨盖草畫未竟出迎我輩也坐定問姓名及年嚴誠字力闇號鐵橋年三十五潘庭筠字蘭公號秋庫年二十五余曰愚因李令公得聞聲華且

見硃卷歆仰文章謹仍李令與同志金生輒来請謁
望恕唐突二人皆謝不敢余曰兩位尊府在浙省何
縣嚴君曰同住杭州錢塘余因誦樓觀滄海日嚴君
繼誦門對浙江潮潘君聞平仲之姓問曰君知貴國
金尚憲乎余曰金是我國閣老能詩能文又有道學
節義尊輩居八千里外何由知之耶嚴君即持一冊
子示之題云感舊集蓋清初有王漁洋者集明清諸
詩而清陰以朝天時路出登萊與其人有唱酬故選
入律絶數十首余乃曰我們此来非偶然也但初入
中國言語不相解聽請為筆譚兩人許諾即鋪紙硯
于小卓上李基成先謝歸乃分賓主圍卓而坐平仲

曰兩位硃卷是會試作耶蘭公曰省試也此時到都會試又曰兩位到此遊稿必富可賜教否時余輩皆着軍服故余曰我武職也弓馬之事聞之矣詩文未之學也蘭公笑曰兩位有文事而兼武備平仲曰願先見兩位瓊篇蘭公曰風壓碌碌未有所成来時有同榜鮮元陸飛作畵偶題小詩呈教乃出示一幅畫水墨蓮花一朶筆畫奇勁上有陸詩七絶一首下有力闇詞及蘭公詩皆佳而陸詩尤高余曰此三絶力闇曰過辱寵褒不敢當平仲曰武夫亦有拙詩乃書示鸚䳇律三首力闇曰寄托高妙拜服平仲即席次清陰韵賦一絶兩人看畢即次之皆援筆疾書頗有

較藝之意兩人又請余詩余曰素不能詩無以呈教
愧甚皆曰過謙平仲又請見兩人詩蘭公曰嚴兄見
有詩集當呈覧力闇掉頭辭之蘭公不聽自東炕持
一冊来指其中百韵七古一篇曰有一達官欲薦力
闇于朝力闇毅然不往作此詩而拒之余見畢曰既
愛其詩又敬高標我輩與有榮矣力闇微笑曰不敢
平仲曰見其詩想其人志氣豪邁不能俯仰於世也
力闇曰素不觧詩偶然學步自適己意而已見笑方
家余曰呂晩村是何處人其人品如何蘭公曰也是
浙江杭州石門縣人學問深邃惜罹于難余曰浙江
山川何如而能人才輩出如是蘭公曰南邉山明水

秀平仲曰我副大人見蘭公硃卷中有茫茫宇宙捨周何適之語不覺欽衽蘭公色變良久曰此乃草率之語不過謂中華乃萬國所宗今天子聖神文武為臣者當愛戴依歸之意而已尊周所以尊國朝也余以交淺言深勸平仲勿復言余曰王陽明亦浙人乎蘭公曰陽明紹興人與我們同鄉余曰貴處學者遵何人蘭公曰皆尊朱子余曰遵陽明者亦應有之蘭公曰陽明大儒配享孔廟特其講良知與朱子異故學者勿宗間有一二人亦不甚著余曰陽明間世豪傑之士也文章事業實為前朝巨擘但其門路誠如蘭公之言力闇曰貴處亦闢陸耶余曰然力闇曰陸

子靜天資甚高陽明功蓋天下即不講學亦不碍其為大人物也蘭公曰事業須從誠意正心做来陽明格物致知尚有餘憾力闇微笑而已平仲曰竊覸足下非尋常取功名者蘭公曰我輩豎子俗人而已余指事業從誠正之語而謂蘭公曰只此一句語以之修身事君何事不做平仲曰問學之外嗜好者何書蘭公曰僕年二十時已誦十三經諸史然質魯健忘終無成就可愧但學必以聖人為主雖諸子百家無所不覧其歸則反之於六經而已力闇曰酷嗜昌黎史記極妙讀漢書不可不看史記蘭公曰年少失學未嘗潛心正學然作文必學史遷特愧不能追躡古

人余曰两位先世有何顯宦蘭公曰本農家子寒畯之門惟有讀書力田未嘗有通顯者若其遠祖則晉潘岳之後也余笑曰君貌甚美有自來矣蘭公亦笑
微有愧色力闇曰先世洪武年自餘姚遷杭至今十三世曾有二舉人而已遠祖則有之而不敢攀援余曰此何故蘭公曰力闇子陵之後而不敢攀援者恐
爲郭崇韜也又曰東國本箕子國乃近聖人之居者宜二公之識見高遠非一切文人可比余曰見外之語車載斗量何足道哉蘭公曰九峯先生名渠大名
士乃力闇兄之令兄二人時人比之機雲軾轍詩文大集盈笥與吾鄉吳西林先生極相好年四十餘高

雅絶俗非尋常諸生之比余曰同氣之間有此師友之益其樂可知請問西林先生德行之大略蘭公曰隱居修道無事不入城府有達官来見者必峻拒之雖存與侍郎雷鋐通政官錢維城侍郎皆先造門求觀著書而終不得又曰國朝吾鄉前輩高尚之士如徐介汪渢王曽祥數人皆不隨流俗能自卓然不朽者也徐汪二人布衣革鼎後避世不仕王秀才三十餘即棄擧子業不應試文章人品卓然可傳午後二人各以餅果數器勸之曰此杭州帶来先自嘗從傍侑之茶則自初不住斟之誠意藹然力闇曰敝地瀕南海與貴國海路當為幾何丫曰兩地只隔一海

如福建商船亦多漂到我國者杭州似亦不甚遠也
平仲曰貴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風物尚如舊耶蘭
公曰不但此而已西湖風物為天下第一水深一二
丈清可見底雖萍藻沙石歷歷可見四山皆平不甚
高有四賢堂祀唐李泌白居易宋蘇軾林逋我皇上
四次臨幸百廢俱修比舊尤加壯麗其地有蘇堤等
十景又有數十景雖西湖不過四十里而奇峰靈岫
莫可名狀湖中有堤十里兩岸皆栽桃柳平仲曰雖
欲與兩位策驢遊詠于其間得乎兩人皆笑余曰湖
水雖當積澇不貽害於民居耶力闇曰杭州以下水
利所在蓄洩以時無貽害之處余曰風俗厚薄如何

蘭公曰地多秀民絃誦之聲相聞但俗尚浮華鮮淳朴耳力闇曰貴處風俗淳古之極余曰山川險隘人民多貧只以稍遵禮俗自古中國亦許之以小中華蘭公曰貴國國史有携來者否余曰沒有蘭公曰惜不得見余曰必欲知其大略則當總記其槩以呈又曰諸公科期不遠當會心舉業久坐煩擾恐不安皆揮手曰不然吾輩到此本不用心於此余曰然則不要登試乎力闇曰要自要的但聽天命且曰鄙等不是專意於名利者蘭公問余曰官居何職余曰白身無職欲一見中國隨季父貢使之行而來蘭公曰先生以貴冑而不為官必立身行己之君子余笑曰無

才無學官自不來平仲曰今承兩位德儀益覺中華
人物之不可企及也蘭公曰中華雖文物之邦近名
榮利者比比皆是余曰邂逅良晤深愜鄙願未知繼
此而可得見耶蘭公曰人臣無外交恐難再圖良會
余曰今天下一統豈有彼此之嫌蘭公喜曰天子以
天下為一家況貴國乃禮教之邦為諸國之長自當
如此俗人之議何足道哉天涯知己愛慕無窮寧以
中外遂分彼此耶或他時得邀微官奉使東方當詣
府叩謁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余曰鄙等回期尚有餘
日豈遽作永別蘭公曰交情古誼令人銘感不忘倘
枉駕容易乞再過我作竟日談幸甚余曰只恐貪行

臺有難便蘭公曰當掃徑以待又曰貴館曾有中華
士人来奉訪否到貴館不甚費事否余曰自前彼此
尋訪人不以為怪冝無邦禁力闇曰貴館多人不敢
轉造平生未嘗干謁王公大人且深恐大人知之以
為不便余曰我們大人願一見之但形跡異吾輩不
敢掃門請謁如枉尊駕乃其所大欲蘭公曰既任人
出入明日必當奉拜平仲曰留館經春日日相接皆
刀錐競利今來承誨抉滌茅塞力闇曰既成相好不
當作客話且曰此後冝只說真話平仲曰日已晚矣
僕夫催歸不得已告退蘭公曰貴僕不解人情請賜
叱退彼此皆大笑而別將出嚴君持感舊集全秩而

贈之余念清陰詩既在其中不可不一覽於使行遂
與平仲相議藏之懷中而歸到館中以語草遍示一
行且言明日約會副使使裨將安世洪議于堂譯俾
無阻搪世洪力言其無難請自當之
初四日梳洗纔罷李基成来言兩君来已久矣何不
請入余不意其早来使平仲先出見之言于副使使
安世洪言于通官而引入余往迎之則已引入于上
使炕矣上使延坐炕上使譯官通語南方語勢與北
京大異多不解聽略致遠客勞慰之意問科期及科
制余請于上使引歸余處到炕下兩生解鞋上坐坐
定余曰不意早屈既未及迎候門外且緣衙門有事

致從者久滯道傍罪負無地皆曰不妨余曰既煩辱
臨請畢今日之驩蘭公曰但恐俱有貴冗余曰鄙冗
無他冗務余時以方冠着行細常衣蘭公曰此即秀
才常服耶余曰然蘭公曰制度古雅余曰我們衣服
皆是明朝遺制兩生皆頷之余問中國拜禮蘭公曰
引見天子聖人九叩頭尋常禮數四拜父母八拜問
明後有大儒蘭公曰國朝大儒陸清獻公諱隴其配
享孔廟其餘湯文正公諱斌李丞相光地魏諱象樞
皆大儒問婚禮拜法蘭公曰漢人四拜非夫婦相拜
乃同位天地祖先耳余曰拜天地恐非朱子之禮力
闇曰家禮遵行者少此皆俗禮蘭公曰廟見後見舅

姑行八拜禮然後夫婦同拜各再拜此杭俗他處不
盡然余曰有奠鴈禮耶力闇曰杭州獨廢此禮可笑
又戲曰不親迎竟得妻余曰婚時男先於女耶蘭公
曰男家先備彩轝名帖往迎時不親迎耳余曰中國
喪家動樂可駭蘭公曰此皆習俗相沿古禮廢已久
矣余曰西林先生家亦用此耶蘭公曰獨先生不然
此外講古禮者亦有不過甚少耳余云尊家并從西
林之禮耶蘭公曰亦不能竟違俗尚擇其稍近禮者
行之又曰西林先生居喪不茹葷飲酒不見客不作
詩文不御琴瑟葬祭之禮以及衣冠與世大殊其衣
冠遵國朝制度喪服皆遵明制因國朝喪禮不須於

民間而先生獨行之也副使令廚房備送朝飯蘭公曰過費盛饌甚抱不安力闇曰吃飯方来復承賜食不敢不飽蓋飽以德耳余誦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力闇曰言飽乎仁義也蘭公曰貴處朝服皆紗帽團領乎余曰然亦有上衣下裳金冠玉珮之制蘭公曰國王戴何冠余曰冕旒亦有便服之冠力闇畫出冕旒及各冠制而問之余曰中國戲臺專用古時衣帽想已習見蘭公曰来此見場戲乎余曰見之蘭公曰場戲有何好處余曰不經之戲然竊有取焉蘭公曰取何事余笑而不答蘭公曰復見漢官威儀即塗抹之余笑而頷之又曰余入中國地方之大風物之盛

事事可喜件件精好獨剃頭之法看來抑塞吾輩居在海外小邦生井觀天其事可畏惟保存頭髮為大快樂事兩生相顧無語余曰吾於兩位苟無情分豈敢為此言乎皆頷之力闇曰早晨必梳頭乎余曰余則果日日梳頭他人未必盡然茶罷同往副房季父與上使會坐筆談潘君首尾執筆朝廷官方西湖故蹟下筆成文語及衣冠及前朝事副使故為廻問多犯時諱難於應酬而言言賛揚本朝間以戲笑無半點罅漏而言外之意自不可掩此則其事理當然而立談之間周旋蓋覆之狀亦奇才也問杭州亦有滿洲乎蘭公曰滿洲遍天下生齒日繁而各其旗官領

之云問南方樂器蘭公曰古器皆有之音腔與北方
逈異云力闇云北音雜以胡樂故皆是金石噍殺之
聲即塗抹之午後又以果餠等物待之暑甞而輟以
法禁甚嚴故不喫牛肉問二公以妙年皆戴眼鏡何
也蘭公曰皆有眼病不戴此則如看霧中花云將罷
副使書曰邂逅良晤後會無期望巍捷春圍保重起
居以慰遠人之思蘭公曰感服高誼令人涕泗即忍
淚辭出傍觀皆黯然嗟異余復請到余炕坐定蘭公
尚出涕曰二大人厚意死不敢忘稍定余曰鄙等初
無官差此來無他意只願一見天下奇士一討襟抱
歸期已迫將未免虛來虛歸忽得兩位一面如舊幸

愜大願真有志者事竟成也只恨疆域有限後會無
期蘭公着畢掩泣汍瀾力闇亦傷感不已余曰臨別
涕泣古亦有之然宜哀而不傷力闇曰鄙等至性之
人未過真正知己今日之會臨歧不覺酸鼻傷心以
此愈見中土之薄而貴國之尊足以感人若有相會
之期亦不至知此感泣力闇雖不至下涕氣色慘黯
回首不忍見蘭公之泣此時上下傍觀莫不動色或
以為心弱或以為多情或以為慷慨有心之士或以
為見我輩衣冠而發悲諸言不一而要之無此四者
而致然余曰古語云欲泣則近於婦人蘭公此舉無
乃太過耶蘭公曰見笑大方想亦見諒外人聞之真

不足發一笑也力闇曰至於僕者實不禁爲之酸鼻
欲泣則忍淚而已實平生未嘗値如此境界兩生見
玄琴請一聽時平仲方發詩令余曰弟不能詩請代
以琴諸人皆笑遂調絃彈平調一曲而止曰東夷土
樂不足煩君子之聽蘭公拭淚而答曰一洗俗耳彈
法雖殊而音節則同力闇曰指法雖不同而聲歸一
揆弟等雖不知音然一洗箏琵之俗耳蘭公曰弟二
人到京十餘日幷未見一奇人握手稱知己卽在南
方亦未嘗有披肝瀝膽者不意相逢兩兄萬幸之至
而一別又無相見之期令人感泣余曰丈夫不須作
凄苦語又曰弟方退居田間新構小草廬欲得兄輩

一言力闇曰以貴冑而具此勝情高致匪特中土所無即自古亦所罕覯尤令人敬仰不置余曰猥承過奬愧悚不敢當吾師清陰孫也嘗來鄙居錫名以湛軒鄙居甚朴野而妄集八景若得一兄之記一兄之詩幸甚蘭公曰嚴兄作文弟當為詩平仲曰弟亦方搆一草屋題以養虛堂二友亦能賜一文一詩否皆許諾力闇曰中國有做買賣至貴國者不識可以通一信乎如欲寄信則寄至何處余曰年年進貢或憑此便具外無他路二兄若在京裏則年年通信甚易但於杭則恐難當彼此更商之此中拘於衙門二兄不可再來弟等乘暇更進只於行前逐日通信可矣

僕人来促歸余笑曰此如昨日我輩光景兩人皆笑而叱退之其實日已晚矣慮衙門見訝余先請其早回至于門内留後期而別

初五日三房皆有書于兩君皆有饋遺伻回嚴生付送尹宙碑于副房以昨日求之也余以八景未及搆草差晚作書送人伻以花箋二束筆四柄墨六丁扇六柄書曰

夜来僉寓况萬相容東夷鄙人也不才無學為世棄物僻處海隅見聞蒙陋只以所讀者中國之書所仰望而終身者中國之聖人是以願一致身中國友中國之人而論中國之事乃局於疆域無路

自通幸因叔父奉使之行遠離庭闈不辭數千里之役者實是宿願之有在而山川城郭耳目之快固其餘事也但入京以後行止不得自由且無引進尋謁無處每徊徨于街市屠肆之間想望於悲歌慷慨之跡而竊自傷其不幸而生之後也忽乃事有湊合其人斯在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顧此鄙賤空疎恐不足以見槩於君子之心誦高山之章而望杖杜之蔭亦見其不自量甚矣乃蒙盛度包蒙傾盖如舊臨別繾綣傍觀動色嗚呼叔季衰薄交道之亡久矣面輸背笑滔滔皆是信乎天道行德善類不絶九野之陰威無傷乎重泉之一脉也

誦其詩讀其書雖千里之外百世之下亦足以相感況於吾身親見之哉記文及八景詩昨蒙盛諾故略記其梗槩以備裁擇而記則請以湛軒虛明昭曠無累於外物是湛之大意也乞賜格言俾作頂針切勿虛張濫賞徒歸於文人虛套如何弟之師門是清陰玄孫年六十五以遺逸見任國子祭酒累徵不起閒居教授學者宗之為渼湖先生昨日忙未詳陳并此及之日間連有兄故當偷隙一就繼此頻當寄候但書牘去來於兄終有貽累之慮須戒門者另意慎秘如有客撓自外受置勿煩人眼如何不腆土產聊表鄙誠無作潤筆之資如

或見却是鄙夷之也紵縞之贈古人之法門在焉須諒之且煩得兄之詩與文乃是窮廬重寶若於客橐桂玉之中強作回禮之計是非知己者事亦垂察焉

其八景小識曰

山樓皷琴　島閣鳴鍾　鑑沼觀魚　虛橋弄月
蓮舫學仚　玉衡窺天　靈龕占蓍　彀壇射鵠

廬之制方二架當中而為室者一架北以半架為夾室東以半架為樓而竟其長西南皆以半架為軒曰湛軒西竟其長南至于樓下上盖以草下為石砌四面有庭可容旋焉南有方沼方可數十步

引水灌之深可以方舟築園島園可十步上建小閣以藏渾儀環沼而累石為堤上廣均於庭繚以短墻墻下聚土為階植種種雜花此廬之大槩然也

東樓掛數幅山水障子床有數張玄琴名其樓曰響山蓋取諸宗少文語也故曰山樓鼓琴

島閣曰籠水蓋斷杜工部之詩而取其義也渾儀有報刻之鍾且有西洋候鐘隨時自鳴故曰島閣鳴鐘

其方沼以活水灌之不甚混濁林園竹樹倒影水底蕩漾奇幻名之曰一鑑蓋取諸晦翁詩也魚種

極繁殖大者有盈尺焉吹浪噴沫跳躑荇藻之間詩人所謂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者也故曰鑑沼觀魚

沼之北以横木為橋以通于島閣曰步虛橋每風恬浪静雲氣飛鳥睽發空界夜則蟾光落影金波歷亂人行其上怳若駕雄虹而昇天衢也故曰虛橋弄月

斲木為舫可坐二人一頭圓而大一頭尖而高略施丹彩為蓮花形名之曰太乙蓮盖取像於海仙圖中太乙蓮舟也故曰蓮舫學仙

渾儀之作盖出於璣衡遺制而日月運行星辰躔

度可即此而來爲故曰玉衡窺天

東樓之北設一小龕爲蓍室名之曰靈照龕盖取

古詩靈明在上照之句也將有爲也焚香洗心依

筮儀揲而求之故曰靈龕占蓍

沿之東疊石爲壇可坐數人爲習射之所名之曰

志彀盖取諸孟氏語也讀書之餘課農之暇會隣

人能射者張帿于北園耦進而爭勝以相樂焉故

曰彀壇射鵠

向暮伻回力闇書曰

跪誦手敎過承推奬愧不敢當而自述己志及語

及謬愛之處纒綿悱惻三復之下潸焉出涕嗚呼

天涯知己千古所無弟等下里鄙人雖幸生中國
交遊頗廣從未見有傾蓋銘心真切懇至如吾兄
者也感激之極手爲之顫胷中蔚勃之情雖千語
萬言筆何能達惟有彼此默默鑑此孫忱而已厚
賜本不敢受承長者誨諭暫且拜領別業詩文容
早晩應酬稍減當竭愚蒙搆成就正韋此復候福
安臨風三嘆幸自珎重不宣

蘭公書曰

庭筠再拜湛軒學長兄先生足下筠昨歸竟夕不
能成寐目中隱隱有三位大人及足下與金養虛
兄儀狀深歎海東誠君子之國而數公尤當代絶

世奇人也頃讀手教益見足下高雅拔俗立身不苟志願甚大如中國之陶靖節林和靖千古不過數人高風逸致起敬彌甚又示以令師大人先生之梗槩足見淵源有自孔顏之樂髣髴可思尤令人翹首雲際極不能忘耳所深憾者天各一方不能頻奉教益及一拜令師先生也弟雖忝居中土平生知交不過一二人如嚴力闇兄之外僅有其兄九峯先生名果者與吳西林先生皆師事之其餘雖還往者百餘人皆非知己可師可法者也今又得一足下實為萬幸即一旦溘逝可以瞑目重泉矣相思彌襟曷其有極此非筆墨之所能罄也

惟仰望天末臨風泣下而已辱賜拜領不宣
歸國時令尊大人前請安并晤令師爲道仰望之
誠
僕人去時余以別扇二柄清心丸四元使傳給兩人
之僕兩生亦以扇二把乾竹筍二片給僕人
初六日送伻書曰
昨承覆音深感眷愛自顧賤陋何以得此哉朋友
衆之人倫顧不重歟天地爲一大父母同胞何間
於華夷哉兩兄既許以知己弟亦當抗顏而自處
以知己也但不知交修補益之義而出於一時情
愛之感則是婦之仁而豕之交也此則弟之所以

爲懼而亦欲以一聞於二兄也承書中有夜不能寐之教此實彼此通患雖然吾輩之事從雖不同其離親遠遊一也其所以慎護眠食不敢忘惟憂之思者何以異哉切望猛省而善攝焉且科場得失雖有定命不專心致志則未能也今會圍不遠政宜攝心潛養待時而動也忽此意外撓攘應酬煩於外意緒亂於中不亦可悶乎願科宦之榮不足爲兄輩之能事弟之期望於兄輩者亦不在此也雖然親庭之望門户之計數千里跋涉準的在此亦不可謂小事也幸賜裁擇焉潘兄年尤少氣禀亦若清脆尤切奉念先生二字東俗未嘗以此

加之朋友從此去之為望不宣
伻回蘭公出外未還只有力闇書書曰
捧讀手教益承關愛彌令人感激不已匪惟朋友
知己雖骨肉之戚無以過之謹當書之大帶作韋
弦之佩焉弟之為人不敢自詡然性情高遠交遊
雖遍大江南北而少可多否彌為心相知者落落
無幾人其餘面輸背笑如兄昨日之云者比比而
是也不意得吾兄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其人者
一見已令人心醉實是奇緣然大丈夫神交千里
豈必頻頻狎昵如兒女子乎蘭兄心軟氣弱誠如
尊教亦是其中心激發不能自禁耳至如弟者一

覩知己心死氣盡即欲哭亦不能矣惟有仰天長吁茫茫然百端交集而已嗟吁天下有人情固當默諭此意耳蘭兄頃出他俟其歸寓當以台意鄭重告之別緒耿耿萬千言不能罄敬因来便附候惟祢攝自愛不宣

初七日上使送伻歸時两僕跟来各有書于諸大人及吾两人各有饋物力闇送扇二柄筆二枝福建壽山印石三方書曰

別後近况奚似念念一切相思之語都不煩言惟有感兄之行誼篤摯及佩兄之訓辭深厚終身以之而已小詩一首聊誌縺綣之情倘以微物一二

種此紵縞之義若云沾沾于報施之道則淺之爲
丈夫矣惟哂存是禱各大人前亦乞道此意客居
寥落必不以荒寒見罪也率佈徽悃並候近好

詩曰

驚心十日返行旌烈士遺墟此暫經官柳漸看新
柳綠旅懷同憶故山青從今燕鴈成千里終古參
商恨兩星縱說神州無間隔離憂如醉日沈冥

蘭公送漢隷字源一部書曰

客邸都無長物篋中有漢隷字源一部共六本在
中國不易購敢致之湛軒齋中以供清賞足下好
古輒脫手相贈幸晒存是荷昨讀教言敬佩勿讓

不一

詩曰

日高風勁送叟旋小別千年未慣經徐市䰟消波影濶燕臺人去柳烟青難禁客淚春深雨易散懽悰曙後星惆悵嚮山池閣遠登車可奈軟塵冥

兩僕在門外不敢入使人買酒食與之喫以錢二兩白紙四束分給附謝曰

承拜兩兄手翰兼帶瓊作披玩珍感一筆難喻各種惠貺認出眷愛且勗以古義敢不拜受歸期已廹令人心神飛越明日進去少伸此懷不宣

初八日與平仲早食而出至天陞店兩君一握歡笑

令人感動各就坐略以言語相勞苦平仲曰今日之
来擬作竟日之話能不駭人聽聞乎力闇曰無妨昨
已戒門者無論何人皆不必通竟覆其不在寓蓋是
日來者頗多皆自外讉送去後僕者來言某某來者
相續矣力闇曰客居荒陋諸事不周非如日前到貴
館之備邀隆禮也雖蒙見諒然實抱歉平仲曰凡事
任真何發此不出範圍之語余曰我東雖忝稱禮義
之邦待客之禮極傲慢不恭頃日枉顧禮數太簡想
亦見訝多矣皆曰不然各從其俗可也蘭公曰一二
日不晤二兄中心悵悵得洪先生教言不敢復作離
別可憐之色又曰昨日奉呈拙作音韵未諧乞賜清

誨平仲曰嚴兄詩沈欝慷慨潘兄詩秀邁清麗此外不敢贅言力闇謂平仲曰尊作平生感慨頭令白異域逢迎眼忽青真正妙極而出門摻手已寒星之句尤為千古絶唱非過褒也設使如王漁洋先生者若在不知如何擊節矣平仲曰過褒過奬非知己相勉之道力闇曰如弟抗爽之人況已成相好之至豈肯作世情語實是真情且從今祗是相思日伊後邦堪獨去時金大人此二語不但詩意妙絶而一段深情令人感激平仲曰頃蒙厚貺竊想兩兄客中判此心甚不安力闇曰相好豈講報施亦不過聊表寸心而已客槖蕭索愧不成禮何云厚貺蘭公曰漢隷字源

一書貴處有之乎余曰或有之弟則未見力闇曰如有則爲遠東家余曰兄以情與之弟以情受之而已其有無與緊歇不須論也力闇曰此間講隷書之書亦有數種此書已無板故不易得耳又曰頃贈感舊集此惟揚州有之而不多印携至貴處或翻刻以廣其傳則許多地下詩人之幸矣其中詩語瑣碎之處頗有可觀亦可以見本朝中國詩人之源流蘭公曰東方婦人有能詩者乎余曰我國婦人惟以諺文通問訊其父母未嘗使之讀書識字况能詩尤非婦人所宜是以或有能之者聞之者不以爲奇故亦不敢聞世蘭公曰中國亦絶少能詩者而或有之則仰之

若慶星景雲力闡曰他之夫人能詩故其言如此婦人能詩豈是好事因向余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蘭公曰然則關雎葛覃非聖女之詩乎余曰有聖女之德則可無聖女之德則或歸於蕩此則闡兄之論甚正蘭兄之琴瑟味鳴樂則樂矣比之慶星景雲則過矣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篈之妹以能詩名入於中國選詩中豈非幸歟余曰女紅之餘傍通書史服習前訓行修閨閤實是婦人之高處若修飾文藻以詩律著名恐終非正法乎仲求見蘭公詩蘭公出一詩示之題云次湘夫人韻其詩忘未記而蓋以未見其妹之婚爲恨一句云娵氏催粧詩余

故問湘夫人誰也蘭公笑曰賤內蘭公曰湊湖先生
有贈行耶余曰来時先生舉其祖農巖先生詩而贈
之詩曰
　未見秦皇萬里城男兒意氣負峥嶸湊湖一曲漁
　舟小獨速簑衣笑此生
兩君再三諷誦而稱善平仲以四張紙請兩君書畫
皆許之力闇笑曰歎啼鳥跡之途交於東國余曰我
國有李牧隱先生明初入中國有人戲之曰歎蹄鳥
跡之途交於中國牧隱即對云鷄鳴狗吠之聲達于
四境其人大驚服今日之言與此正相反也兩君皆
大笑余曰古稱士以布衣今見兄輩皆着錦衣未知

中國古俗自来如此耶柳通来尚侈而然耶力闇曰此非古俗吾輩亦未免從俗世道相見之人大率如此余曰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力闇曰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極古舊偶一入城則人皆笑之矣凉帽之纓皆馬尾其類甚多即如京師之所尚者綈為皮碗兜此則雖我輩亦未嘗戴也兩君問貴國不着錦衣耶余指所着紬衣曰係冬天遠行故亦着此在家則不過着土産綿布而已中國紬緞婦人上服與官者命服外皆不敢着雖是尚儉亦係貧耳時僕人進飯各以一梲勸之遂共卓而喫余曰中國之俗父子老幼不拘同卓耶蘭公曰不拘只男女不同卓飯

畢蘭公親自裝烟而勸之自初勸茶勸烟皆親之畧
辭而不盡聽平仲曰到京有文人才士相從者耶力
闇曰此處交遊亦不乏矣然大率冠盖之士以文貌
相與而已至于可與論心之士豈易得耶平仲有詩
曰

金門待詔駐㝅旋江表高才通九經一破襟期春
晝永不堪離思暮岑青棠名已聞承文彩瑞氣方
看暎客星明欲訪君頻視夜曉天簷外尚冥冥

力闇看畢曰情深語不堪多讀蘭公曰洪兄術業無
所不通傳聞强記不作詩何也余曰素拙吟咏且患
艱澁是以自晝蘭公曰不爲也非不能也余問西林

先生之德之詳力闇曰西林先生居杭城艮山門外四里許所著有吹豳錄八十卷手鈔七遍而後定本皆講樂律之書又著說文理董四十卷尚未定藁弟亦嘗為校對時参末議先生虛懷之極無論是否皆許條記于書中以備決擇故弟亦時時有駁難之語而先生不以為忤其詩宗漢魏盛唐特法律過于嚴謹耳故如近人詩在先生觀之合作而無一可議者絶少其事母至孝先生年六十時母已九十矣然暮歸則必就母所母已喪明則以手摩其頂先生喪偶極早獨居三十年夜侍母睡如爬搔及敲背之類皆親為之不以委婢妾等前三年母亡先生哀毀骨立

孺慕如嬰兒特有一病好佞佛故于內典之書無不精貫余曰盛德至行令人感羨但佞佛極是可惜豈有如尹和靖誦金剛經故事乎力闇曰殆有甚焉如楞嚴經先生極好之并好談因果報應余曰楞嚴經論心儘有好處若至因果報應則已早早矣爲西林惜之力闇曰此經即弟亦喜觀之以之治心最好其論心之處原與吾道無大分別而竟至大分別者墮于空耳余曰吾儒論心自有樂地何必求之外道力闇曰在釋氏則楞嚴在道家則黃庭而吾儒則懲忿窒慾矯輕警惰八字弟之粗得乎儒家者如此而已至于正心誠意尚大難又曰弟之着楞嚴乃是病危

垂死之時頗于身心大有裨益亦一貼清凉散也彼
時覺得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何事不可放下竟以此
愈疾此後亦弗復爾矣然吾輩易爲外物所擾之人
正有如經中阿難之多聞一樣讀之亦覺切中弊病
故偶觀之耳令弟乃覺得不如儒書遠甚且此種道
理儒書至爲切實平易又何必遠取異端余曰晚逃
佛老何傷於終歸醇如韋勿往而不返力闇曰如濂
溪先生亦從佛氏入手後乃歸于正耳余曰所謂今
之惑人也因其高明力闇曰宋儒雖闢佛而其著書
則往往攙入佛經語如云眞積力久如云活潑潑也
如云語錄等語皆非吾儒所有也余曰只取其文字

何妨且如瑞巖僧主人翁惺惺并其義而取之此是儒者活法余又曰宋儒雖闢佛云云似有譏嘲之意力闇掉頭曰不過云吾儒亦時有取乎佛氏云爾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即惺惺寂寂之說也何必外求耶又曰昌黎亦斥闢得福田利益之僧耳其實亦未深究佛氏之旨趣又曰弟不敢作謊話其實亦不能不有取于佛經也但倚佛而談因果則俗僧之所爲而不圖西林先生亦出于此余曰取其長以補吾治心之功亦何傷乎但恐如淫聲美色之駸駸然入其中力闇曰溺而不返之弊吾輩自問不至於此即如前日所說平日好看近思錄如

溺于外道又何必好近思録耶世間儘有聦明之人以近思録為引聽之書哀哉余曰着其才學甚高若少有差失必令儒門得一強敵豈非可畏乎韋為道自勉力闇曰弟極好談理學恨無同志耳今日可謂有朋自遠来竊韋吾道之不孤最恨言語不通不然暢談雖累月不休也余曰儒門最言慎獨願聞獨字之義力闇曰微哉遂笑而不言盖力闇意余言出於嘗試微笑良久乃曰朱子云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着来尚有己也不知之處余曰己也不知是何境界力闇曰慎獨之前欠一段工夫則己心之初發是非邪正焉能知之未發時最難潛養此處一差即墮入

佛氏之頑空矣余曰此論見得甚高此是着手不得
然不着手亦不可力闇領之又曰吾輩只外面粗是
耳精微處豈但久缺直是不曾講究此事與年與進
即如弟等之好作詩作畫豈聖賢所許程子以好書
為玩物喪志余曰餘事遊藝庸何傷乎但一向好着
亦自喪志力闇曰天下事揔執滞不得但必做工夫
纔可説餘事豈有先講餘事之理如吾輩者恐好餘
事之心不敵好學之心大可懼也余曰兄之反躬自
省若是真切無得於學者烏能如是弟雖不才言下
頗有領悟幸多賜嘉訓力闇曰求放心原要刻刻提
撕余曰吾輩不長進全坐於怠力闇曰如徐節孝切

見李延平而李責之以頭容不直又人竊窺劉元城與人對語手足所放處未嘗移易又朱子說坐法有生腰生熟腰生此等講學實所難遵只是大段好耳余曰制其外以安其內兄之言乃朱子勸葉賀孫先着九容之義敢不銘佩但言之非難踐之實難言而不踐反不如不知言者之為愚直也此最可懼力闇曰程子云敬勝百邪此四字最有味又曰陸放翁有詩云醉猶溫克方成德夢亦齋莊始見功弟嘗服膺此言余曰程子亦云夢中可驗所學之淺深此皆真切體驗之言又曰敬字已成儒者陳談所謂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力闇曰如吾輩若開口向人說

出主敬二字則人皆厭聞之其實此敬字終身受用不盡未聞道者自忽略不體會耳余曰俗者不足說自謂好學者只是談經說性務發前人所未發不覺其心界日荒於倫理有多少不盡分處極可痛悶力闇曰即如齊家二字亦大難以陽明之大儒而不能化其悍妻余曰讀易主何註力闇曰科場遵程子又曰經書雖無不遵朱者而獨育詩經一書則考官命題發策多有微辭又曰朱子好背小序今觀小序甚是可遵故學者不能無疑于朱子本朝如朱竹垞著經義考二百卷亦闢朱子之非是而自來之論亦謂朱子好改小序殆出于門人之手如木瓜美齊桓子

衿刺學校廢其他野有蔓草及刺鄭忽刺幽王諸詩
皆按之經傳確鑿可據而朱子必盡反之余曰朱子
小序辨說想已見過矣時僕人以餅果數器陳于卓
上蘭公方在炕下椅上據大卓而畫于平仲紙投筆
而来見問答語至詩畫餘事云云曰弃不可謂之餘
事者。小序云云曰不知許事且食餅果因呵呵而笑
喫果余問力闇曰貴印章皆親刻乎力闇曰亦有他
人所刻本意欲鐫印相送因未帶刀且初學刻亦不
成模樣余曰工拙何足說若得刻去甚幸但不敢多
撓力闇曰即不用鐫印刀或用别刀亦可但不能佳
耳時蘭公對卓打話力闇在大卓替蘭公而畫蘭公

曰東方衣服尚白何也朝鮮箕子之後殷人尚白無乃以此耶余笑曰此可備一說蘭公亦笑平仲紙四本畫完各有題詩平仲曰奉歸東國傳之不朽兩兄非但為中州名士抑永作海東聞人力闇曰弟等雖無足重輕然愛慕二兄之極有此良會即二兄亦不朽于槃鄉矣方將以洪兄之尺牘金兄之詩箋裝褫珍藏傳于子孫或他日妄有著述此段佳語亦必言之津津使後人之想望二兄亦如吾輩之仰慕清陰先生也平仲曰吾輩歸期不遠今日當告別力闇曰二兄臨別能來此一宿否平仲曰非無此意耳目旣煩從便無策奈何力闇曰令叔及令兄自或無妨恐

館中見訝耶蘭公曰到此處来閣者知之耶余曰到此處彼何以知之只言以前門外遊玩蘭公曰大人不以為恠否余曰此来大人亦勸之蘭公喜曰大人真風雅妙人也余曰此後未必再来弟等思得一策要於起身之日邀兩兄於東數十里外店舍為一夜聚叙而別尊意如何兩君相顧少間蘭公曰此事甚難余曰何故力闇曰即所覔居停得無見訝蘭公曰弟等初到京路尚未知數十里外恐無可以相聚之處非不甚願慮無上策余曰覔停不甚費力只在城外十餘里道傍店舍則兩兄可一夜擺脫乎力闇曰貴處同行人衆其中雜以吾二人豈不費事余曰一

行皆宿通州故弟等欲落後相待力闇曰容細細商量弟等之所慮者亦如二兄所云恐煩人眼只我等出城形跡亦不易耳必須坐車或騎馬須携帯舖盖作出行之状又必須僕從若忽忽招店則又有店主此等難得泯然無跡余曰非不知其難只為卜夜可以穩訴鄙衷故不獲已為此計弟等無他可慮只恐累及吾兄如有不便終須一别快斷不吝乃男者事力闇愀然曰丈夫雖有淚不灑别離時為此詩者想未經離别之苦耳蘭公曰暫遊萬里小别千年如之何勿悲兩君皆凄然不自勝余慰之曰容當更面姑不必作别語又曰弟等来往於貴寓實無所妨否蘭

公曰主人甚賢實在無妨余曰若有不便不以實告
是蹂我也蘭公曰如此弟便不呈交矣又曰草榻可
作竟夕之談否余曰非無此意但留館時決不敢夜
出出城之後浩然惟意但一行皆宿通州而弟等獨
來此中其形迹極非便弟輩固不足言於兄輩人將
謂何所以欲會于路傍也蘭公曰今日不歸人不知
之余歎曰非不欲信宿其如衙門何蘭公曰他要稽
查耶懼邏者耶余曰皆非也弟輩行迹與尋常下輩
有異其出其入衙門皆屬目一或見覺則累及一行
且於兄輩當如何耶力闇曰此不必慮即如今日二
兄來此我至晩不歸至明日不拘時候悄然而去人

亦孰知二兄之宿此此間亦然或朋友宿于家則亦不妨共床雖然今日如不可則發行之日来此一宿如何余曰一行起身衙門皆見之獨自逶迤来此孰不疑之乎彼此酬酢都是閑商量蘭公曰卜夜不可卜晝如何余曰十二三日當啚更進於兄若無鄰里之訝則弟輩終日遣閑於館中豈難一會期哉蘭公曰此地稍僻鄰里無人知之吾兄必須過我即一日亦勝百年也力闇曰間或一二知之者亦徒有羡慕我二人之奇緣僥倖而已有何恠訝耶遂起身請退蘭公又曰請駕再過我作竟日談余曰敢不如教此時僕人累来促行主客皆起立競執筆遑遑疾書彼

此不忍捨去蘭公又曰弟有一冊欲求二兄及三位
大人隨書一書未識可否余曰不難蘭公曰二兄雖
不欲爲弟作書弟亦必強求之但大人有貴冗恐不
便也余曰吾自當之毋多談以其冊納之懷中將出
力闇又持三把東扇求三使筆余亦許之并藏之而
出至中門相揖而別歸館始聞兩君各以二扇賞僕
人
初九日食後以煎藥少許及扇子紙四張雪花紙十
七張作書送人書曰
夜来食起居珎毖昨奉非不浹洽可以慰數日懷
想之苦但歸後就枕孤館黯黯之中忽若二兄在

坐談笑乃遽然驚覺殆達朝不成睡不得已強自
排遣以為我與彼各在七千里外風馬牛不相及
雖可懷也亦於我何為我自言自笑以為得計獨
恠其倏然之頃情魔依舊来襲盤據心府所謂得
計者已渙散無迹想此境界乃非狂則癡也二兄
聞之必當一憐一笑也嗟乎得會心人說會心事
固是人生之至樂令吾輩萬里湊合披瀝心腹數
日從遊已其奇矣乃以情私中結戚戚於別離之
際人若不知足也印石三方并送上惟擇而為之
蘭兄如可為之分勞為妙此其工拙不須言計於
歸後撫其手澤如見故人而已續此更候不宣

東俗於書畫不書年號月日續此惠来者并徇鄙
俗如何
伻回言至店車馬塞門不敢入小憩于路北招僕人
給書封僕人藏之懷中而去良久出来給答書傳言
客煩不得招見云只有力闇答書書曰
讀来翰一字一涕令人氣結適有外撓不及縷陳
鄙抱然弟之所欲言者吾兄俱已代言之矣草此
佈意臨風黯然
初十日上使送人便回蘭公附書來書曰
日昨書来適有客至未獲裁答深以爲憾承惠精
紙謝謝數日俗務倥偬筆墨稍疎故大人高咏奉

和甚遲幸於大人前致意希恕之
桂煎見惠過多非特可饜老饕抑將歸獻兩親也
謝謝

遂以論小序及陽明事兼付兩畫扇送伻書曰

鉄橋兄所言小序云云昨忙甚未畢其說甑生淺
見何敢妄論但吾兄既許之以友則有疑不效便
佞容悅亦可謂友乎況西林先生虛懷不忤之德
吾兄已有所受之也弟何敢畏忌而自跌乎竊意
朱子集註獨於庸學論語三書用功最深而孟註
次之於詩經則想是未經梳刷如六義之不明訓
詁之疊觧大旨之牽強雖於鄙見已有多少疑晦

但其破小序拘係之見因文順理活潑釋去無味
之味無聲之聲固已動盪于吟誦之間則乃其深
得乎詩人之意而發前人所未發也
且以關雎一章言之則或以為文王詩或以為周
公詩者固其執滯矣但年代既遠無他左驗則只
當用傳疑之法亦可也朱子之一筆勾斷必以為
宮人作者愚亦未敢知也但於義甚順於文無碍
婦孺之口氣都是天機聖德之遍及於是乎益著
虛心誦之想味其風采固渢渢乎有遺音矣其作
者之為誰某姑舍之可也至若小序之說則愚亦
略見之矣其於此章取孔子之言點綴為說全不

成文理此則朱子辨說備矣盖其蹈襲剽竊強意立言試依其言而讀之如嚼木頭全不餘韻其自欺而欺人也亦太甚矣如鄭風刺忽之說朱子所謂最是忽可憐者實爲千古美談況忽之辭𤔡其意甚正若以此罪之則其爲世道心術之害當如何也

若以集註謂非朱子手筆而出於門人之手則去朱子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先輩之世講明若燭照雖爲此說者豈不知其爲朱子親蹟而特以舉世尊之強弱不敵乃遊辭僞尊軟地押木爲陽扶陰抑之術也其義理之得失固是餘事卽此心術已

不可與入於堯舜之道矣
甞見中國書以陽明之好背朱子比之於乱髯客
之於唐太宗愚不覺失聲稱奇以為此片言之折
獄千古之斷案也彼世儒之依樣葫蘆因縁倖會
際攀龍附鳳之機售封妻蔭子之計則嗚呼其亦
卑而又卑実宜乎乱髯客之不欲與噲等為伍也
雖然曷若伊尹之以其君為堯舜之君以其民為
堯舜之民彼此俱成民受其福哉亦何必變搜旗
鼓別立門户使之殃及生民禍流後世也哉若是
者反不如依樣因縁者之適足為其身者之可鄙
而已

愚以海外渺渺之人初入中國輒發狂言妄是非
先輩多見其僭矣惟以義理天下之公人人得以
言之此乃古今之通義也幸明賜斥敎俾開愚蒙
愚不敢自是己言膠守先入之見也

伻回言又有客挠如前日答書甚草草書曰
来諭已悉一切所論列處亦深見吾兄細心讀書
佩服佩服容篝燈再披玩尋味耳俄有客在寓未
及詳荅度吾兄定能諒之也扇子謹當依命題就
緘到得暇能再傳一會鄙心所願如望慈父母焉
草此奉覆不備

十一日往西山留書送伻書曰

夜来僉履何似得暇一會之教弟則何日不暇只
恐兄處之有妨今日方往觀西山將歷探五塔諸
勝而歸留書鄙僕使之往探安候且致明早趍奉
之意但聞貴寓人客相接以是爲悚悶昨来副使
丈詩中有承鄉信之語此是遠客第一喜事一賀
一羡未知宅上萬福否弟輩歸到鴨江乃見家書
欝慮可想昨送扇把意謂相贈承教繳到似是辭
不達意耳不宣
暮歸僕人已受答而来無付帀石書曰
早接手教得稔今日有西山之遊不勝艶羡恨俗
塵膠擾且擬于形迹不獲追步後塵爲一大缺陷

事耳明日枉駕甚感高誼但須辰刻即望惠然恐
申後弟輩有人見招不容不往即聚首無多時候
爲可恨矣草此布意并請近安不一
印章旅次無刀以鈍鑿爲之殊愧拙劣恐不堪用
重是故人之手蹟而已日來若兄筆墨之通十手
猶不能給腰式印竟不及作矣諒之
十二日使行皆往西山平仲亦隨去余早飯隨出至
正陽門內雇車疾馳而往至則兩僮已候門矣入就
坐力闇曰昨日西山之遊樂乎余曰佳則佳矣終欠
天機且兄不聞漢文帝不作露臺之說乎力闇漑然
曰此則比露臺不知其幾千萬倍也皇上非不節儉

在下者不善奉行至於此余曰中國廟堂甚盛費盡無限財力喇嘛僧坐食厚祿者不知幾千數而沿路見貧民之不堪飢寒者不勝其多余且嘗見皇上南遊過處處宮殿樓觀戲臺皆極其侈麗且道戲臺有何好處蘭公戲曰戲臺亦有妙處以其有漢官威儀也擲筆大笑力闇即於紙上畫紗帽團領古制一像又畫紅帽胡服一像余指而問蘭公曰何者為好蘭公指紅帽像曰這箇好余因題于紗帽像曰鐵橋先生真像力闇笑曰不敢又題于紅帽像曰潘學士真像彼此皆撫掌大笑余曰行將別矣請彼此極言無諱可乎皆曰善余曰中國非四方之宗國乎君輩

非我輩之宗人乎見君輩之鞭絲安得不使我腐心
而煩冤乎兩生相顧錯愕無語蘭公又戲云剃頭甚
有妙處無梳髻之煩爬癢之苦科頭者想不識此味
故為此語也余曰不敢毁傷之語以今觀之曾子乃
不觧事人也兩生皆大笑蘭公曰真箇不觧事又笑
不止力闇曰浙江有可笑語剃頭店有牌䟽書曰盛
世樂事余曰網巾雖是前明之制實在不好力闇曰
何故余曰頭戴馬尾豈非冠屨倒置乎力闇曰然則
何不去之余曰安於故常且不忍忘明制耳余又曰
婦人小鞋始於何代蘭公曰此無明證但傳云始自
南唐李宵娘余曰此亦甚不好余嘗云網頭纏足乃

中國厄運之先見者力闇頷之蘭公曰余嘗取優人網巾戲着之甚不便余戲之曰越人無用章甫兩生皆大笑亦有愧色蘭公曰江外有一友嘗戲着優人帽帶爲拜跪狀一坐爲之閧堂余又戲云黑旋風喬坐衙兩生皆絶倒余又曰其人之情慽矣想來令人傷心又曰十年前關東一知縣遇東使引入內堂借着帽帶與其妻相對而泣東國至今傳而悲之力闇垂首黙然蘭公歎曰好箇知縣又曰苟有此心何不棄官去又曰此亦甚不易吾輩所不能何敢責人皆愀然良久力闇曰貴國貞淫如何余曰士族無改嫁之法嚴內外之分貞淫無可論矣惟官妓最多府衙

專以此待客然為士者犯之尚論之士皆非之力闇曰前朝此風最盛康熙朝盡去之弘光南渡後亦設院令則入荒烟蔓草余曰半壁偏安救死扶傷不暇此豈設院之時乎康熙皇帝我東亦稱以英傑之君此一事亦歷朝之所不及蘭公笑曰本朝政令事事皆好惟去官妓可謂殺風景力闇曰蘭公是好色之徒故其言如此蘭公大笑余曰戲言出於思也蘭兄貌甚美自古貌美者多好色蘭公笑曰國風好色聖人取之庸何傷乎余曰將以戒之也聖人豈以此勸人耶蘭公曰君子好逑亦不足樂乎余曰亦樂而不淫可也蘭公曰此皆戲言幸勿認真余曰亦恐戲真

相雜力闇曰本朝立國甚正滅大賊伸大義除中原無主非利天下余笑曰非利天下則吾未敢知也入關以後則亦無如之何力闇曰江外有奇談曰送來禮物如何不受余曰吳三桂所送皆大笑蘭公曰國初宫中有得一幅書云謹具萬里山河下書云文八股拜呈言前明重文輊武以致亡國余曰元時中國人亦薙髮耶力闇曰不然余曰前朝末年太監用事流賊闖蔞(煤山殉社)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所謂滅大賊伸大義乃本朝之大節拍(惟)中國之剃頭變服淪陷之慘甚於金元時爲中國不勝哀涕兩生皆相顧無言余曰我國於前明有再造之恩兄輩曾聞之否

皆曰何故余曰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
令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
之變未必不由於此故我國以爲由我而亡没世衣
慕至于今不已兩生亦無答余曰日前妄論須從容
書教力闇曰弟愚蒙失學未敢妄論所諭陽明朱子
之説極好胷中淺陋恐郎有論議徒然貽笑大方奈
何蘭公曰清陰先生集有幾卷余曰二十卷而其中
多犯諱之語不敢出之清陰文章學術爲東方大儒
而革鼎後避世不仕十年拘於瀋陽終不屈而歸又
曰清陰歸隱於嶺南鶴駕山中與清陰同歸者亦多

又有世族四家隱於太白山中時人號爲四皓其一
鄙宗人也有詩曰大明天地無家客太白山中有髮
僧云力闇者畢轉身而坐再三諷誦頗有愴䀎之色
蘭公曰響山樓藏書幾千卷余曰有七八百卷此亦
已多矣蘭公曰聞吾兄於天文之學甚精信然否余
曰誰爲此妄說蘭公曰家有渾儀那得不知天文余
曰三辰歷度略聞其大槩故果有所造渾儀而此何
足爲天文蘭公曰騎射精耶余笑曰射不穿札身不
跨鞍一箇迂儒耳蘭公曰聞兄藝術甚多可略聞否
余曰略解東琴而非中國古樂其餘律曆兵機等書
非不好之實無一得大抵吾東人多慱而寡要最是

可悶蘭公曰弟不中作奴力闇曰鉅儒不但醇儒恨不相隨作學生又曰此隆中氣象又曰此亦儒者所當有事即觀朱子可見又曰有此抱負長為農夫竟甘耶又曰但好此等書亦不足論而如吾兄則信其為有體有用之學余曰無知妄發遭此情外之言不勝慚愧且兄果真以我為此等人則是與人之大輕矣聊以此而譏之則待人之不誠矣蘭公曰隱居求志者能無意於世耶余曰不意兄輩見外之至此弟本不喜外飾故隨意書出若吾兄意謂真有所得者然則弟之虛張誑人之罪無地自容蘭公曰吾兄秘而不與弟知之乃誑人也余不得已戲之曰兄輩碌

祿不足以語此故未免秘之皆大笑而止蘭公曰昆季幾人余曰有庶弟課農爲生蘭公曰門望苐一乃親耒耜何賢者之多耶余曰不能讀書學古只歸農爲民而已兩生皆笑力闇曰不然爲有家世顯官而爲農夫耶又曰士與農爲一此古風也非如此間之凉薄矣抑偶然耶余曰二兄嘗觀兵書耶蘭公曰略觀之如太白陰經望江南詞火龍秘書六壬兵詮之類余曰六壬皆是讖語蘭公曰此書爲托黃石公作又曰六壬之書不足信耶余曰兄信之耶蘭公曰家有此類書數種偶觀之實未觧乃出示一冊題曰墨緣齋藏書記有六壬諸書十數種力闇曰奇門遁甲

真否太乙如何余曰弟於此等書或見或不見都歸之夢囈兵書惟孫吳最可觀蘭公曰孫吳皆觀之未若他書之出奇無窮力闇曰孫子吳子及尉繚子等即不談兵其義理自佳舍此而必好適甲六壬等書好奇之過也余曰宋朝鄭京可鑑力闇曰且亦王法所禁余曰我東尚此者亦多頗有奇驗其實終不中用也蘭公曰中國亦多不過為人卜休咎耳亦無他奇也余曰精於此者其自期不止此也又曰武侯八陣圖亦歸之於奇遁不亦可笑乎蘭公曰然實本奇遁余曰請聞其說蘭公曰休生傷杜等八門卽是此法推衍挺將微妙無窮弟特不知不能言耳力闇曰

既云不知何以又言微妙蘭公曰風雲鳥火之畜略見之後有岳鄂王一跋極言其神妙弟視之茫然余曰中國士大夫於國制所禁之外有能一從家禮者乎蘭公曰遵家禮者不少若徽州人則盡遵之余曰喪家用樂最可惡蘭公曰本欲娛尸醼成享客為人後者不如是則以為儉於其親可歎余曰中表婚尚有之乎力闇曰此條律所禁其罪當笞然人家不以此為非也大清律明載此條余曰兩兄家亦有之曰無余曰見中國小說多以此致亂終不如無此法也蘭公曰即無此法亦安能禁其不亂余曰改嫁不以為非耶蘭公曰士大夫家不改嫁然貧而無子改嫁

亦宜宋儒如程子㓜家有再室之女余曰此以衆人望人之義其實事一而終豈非婦人之義蘭公曰貧無所歸而其人非能堅忍之人則再適亦無害往往大族少寡者旣不得改嫁而其事有甚於此者多矣余曰不必禁之亦不必勸之只任之而已力闇頷之蘭公曰大家未嘗禁之然彼亦不肯改適其情甚彆而實非所願勉强留住者甚多力闇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總之好色之談蘭公大笑又曰東方亦有未婚守節者否余曰納幣則已成婚故不敢改嫁蘭公曰此却非情義之正已嫁未廟見而亡則歸葬於母家謂其未成婦道也未嫁夫死而守節者古人比之

為奔雖其人實非尋常婦女可比然亦賢者之過也
力闇曰此亡於禮之禮也故貞女例不請旌以其隣
于勸之也而有其人焉大吏以之上聞則仍予褒猶
之刲股之孝子也蘭公曰貴處不改嫁者亦有旌表
之典耶余曰我國不改嫁是常事故無旌表之事蘭
公曰早寡守節者能無失行之弊耶余曰雖或有之
千百中一見覺則必死其父兄近族皆見棄仕路蘭
公曰父兄之見棄何也力闇曰為清議所不容余曰
然蘭公曰太過父兄奚罪焉力闇曰然亦足見貴國
禮教之嚴矣力闇曰貴處小兒始讀何書余曰始讀
千字文次讀史略次讀小學而及於經書惟禮記春

秋罕有讀之者力闇曰史略此間謂之鑑略亦與小兒讀之又曰小學最好又曰小學外篇雖都說大學事然多識前言往行自宜于幼時教之則不易忘且士先器識或有穎悟之童竟能中心慕效未必非終身之益此昔儒之所以教幼童時講日記故事也聖經賢傳幼童如何解得余曰我東先輩有終身自稱小學童子者其意非不好也終不若經書力闇曰然既罕讀禮記則幼儀如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之屬何從見之余曰童幼讀之非不好也力闇頷之曰我輩原可不講余曰然經書有進於此者不必終身用力於此也蘭公曰東方風流佳話願聞之余曰我

東人大抵鈍滞風流之事絶無可傳其稍欲自好者視風流二字若將浼馬是以無傳馬蘭公曰風流才子亦非可願乎仍大笑余曰竊聞君子之交義勝情小人之交情勝義弟近日以来别緒關心殆寢食不使義勝情者恐不如是抑或人情之不得不爾耶力闇曰此亦尚是情之得其正者未至大背聖賢理義弟則自今心折之後竟至奉吾兄若神明然此或不免太過耶余曰一别之後萬事皆不足説只各相努力無傷彼此知人之明為第一大事力闇曰所可恨者弟自一聞吾兄緒論自覺得生平未見此人將来相遇者雖不至于滛朋暱友而欲求如此古義敦勉

之人頗相鞭策不可得矣並非以離別之苦傷心余曰言語不通逢別太忙此爲至恨蘭公曰弟於聖賢之學茫無究心終日悠繆奈何又曰不敢見吾兄矣力闇曰安得如吾兄者朝夕相處將來自有進境弟天資原好只恐汨乜之時多無正人講論之切耳蘭公亦當共勉之余曰二兄之日邁月征何待別人弟悠悠泛泛只待明日之意最是甚於鴆毒弟所以四十無聞也從此而歸當痛自刻責庶無負吾兄只恐烏頭之力不久而淡淡也蘭兄頃效在色之戒非戲言也幸勿泛聽且雖年少致然更加意於威重二字蘭公起身立于炕下屈首作揖余驚起扶之就坐力

閭曰昔人云號爲文人餘無足觀而又安可酷慕風流二字乎此蘭公之大病也又曰將来吾輩相見必時時以吾兄之言互相提策决不敢忘又曰蘭公或有戲言在弟此言實是由中之語忝與蘭公爲友敢不勉之余曰風流二字如杜牧輩當之此何足道哉雖如米元章趙松雪輩文墨之士仰之若山斗而自識者觀之亦卑而又卑耳力閭曰蘭公只望如米趙二公之類亦恐終身不到令聞吾兄之論真正差幾千刼在又曰要言不煩只要步步脚踏實地又曰此等學問要竪起脊梁方可做得終日悠悠忽忽委靡不振不免醉生夢死即卑論之如米趙之精于藝者

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移而至于身心性命之學
又何境地不可到乎余曰彼亦奪天巧然後能之亦
自大不易余曰力闇兄今科不中則無意復來耶力
闇曰不作誑人之語如不中則斷不来矣生平以誠
字命名又别號不二余曰蘭兄不免再来以幾次為
準蘭公曰三次力闇曰父母之命親友之勸亦自難
辭余曰弟亦以此尚未斷跡科場余又曰來此聞以
財得官者多與之比肩難矣蘭公曰科甲出身亦自
有辨得之無味求之不可已之不能奈何余曰大夫
有及於刑者為士者可以量之蘭公曰量字何義余
曰量而後入也蘭公頗憮然余曰東國惡逆外刑不

上大夫蘭公曰此雖相臣不免余曰士可殺不可辱力闇曰本朝除前明廷杖之制最為寬典若前明則科道官反以得廷杖為榮矣此是粃政余曰同是普天之下何妨屋下私談在東方聞說中國多灾異民心多動未知實狀如何力闇曰此說實在無之蘭公曰並無此事數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滅力闇曰此時太平極盛之世即有小醜無聊竊發皆即時勦滅如有所謂馬朝柱者叛跡雖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獲今聞其人已斃伏天誅矣至于民心則普天之下無不感戴並無騷動之說江浙尤甚屢蒙蠲租賜復之恩故也余曰我東亦被顧恤貢獻奏請事事便宜

力閣曰顧恤事何事余曰自康熙以来待之迴異他
藩凡我東所欲為靡不曲徇蘭公曰厚往薄来今日
如是否余曰只以貢米言之前則一萬包年年蠲減
令則數十餘包而已力閣曰國初定鼎時東方入貢
見衣冠猶沿明制而不以為訝亦見忠厚此時有人〻
持書来請余遂辭退留後期而歸
十四日送伻附送蘭公所托書帖平仲題一絶曰
異域開襟有友生不妨經歲滯寒城離亭草緑斜
陽外萬里吾鞭獨去情
余題于其最下一帖曰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岸有柳兮山

有花千秋萬歲兮長相思
歸来兮道遥西江波浪何時平荷衣兮蕙帶願携
手兮同行

伻回力閣又送一帖書曰

俄見蘭公冊頁具審三位大人厚誼弟初不敢以
冊子求書者懼相瀆可厭耳今見此冊中心艶羡
不置乘来使之便再將一冊附上不敢更累大人
作書只求湛軒養虚両兄灑點墨于其上而初不
計字之工拙也二詩亦望録入得塗滿此幅更感
高誼俾世世子孫傳為家寶二兄或有見教之語
不妨隨手寫入至禱十五六七三日内能過寓一

談則弟等當掃榻以待
僕人歸言两君着書畢即使渠坐于椅上累辭不得
待以茶烟極其厚接云
十五日送伻書曰
弟以日前西山之行見罪衙門數日不敢出頭悶
欝悶欝昨来冊頁謹覺益見二兄厚誼愧無以為
報也弟等行期似在廿一或廿四聞其略定令人
一喜一悵未知將何以採遣也恐或虛佇謹此走
告不宣
東國大略茲以記上而行中無書籍可考語多草
草諒之

其東國記畧曰

朝鮮南北四千餘里東西一千餘里分為八道居其中曰京畿道國都在焉京畿之東曰江原道瀕于東海江原之北曰咸鏡道東瀕海北至于白頭山咸鏡之西曰平安道西接海北界鴨綠江平安之南曰黃海道亦濱于西海南界京畿京畿之南曰忠清道東連江原西濱于海忠清之西南曰全羅道西南瀕海登萊蘇杭福建商舶多漂到者全羅之東曰慶尚道東南瀕海其北則忠清其東北則江原道此一國畫野之大槩也

郡縣三百六十道有觀察使州有牧使府有府使

縣有縣監縣令其大府則或置府尹牧使以下皆
統於觀察使

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推以
爲君號曰檀君其元年乃唐堯戊辰也其後中衰
箕子東封設八條之教殺人者償其命竊盜者沒
入爲奴婢其餘忘未記箕子之後分爲三國曰辰
韓弁韓馬韓三韓之後漢武帝盡滅之置四郡有
玄菟樂浪等名宣帝五鳳年間朴氏建國曰新羅
又有百濟高句麗三國並立隋煬帝唐太宗征之
無功者即高句麗也至唐明宗時遣蘇定方往征
之新羅使其將金庾信夾擊之遂滅麗濟地皆屬

新羅新羅亨國千年王氏建國曰高麗高麗亨國五百年洪武二十八年為本國太祖皇帝命名以朝鮮此國朝沿革之大槩也

箕子都平壤今平安道新羅都慶州今慶尙道百濟都扶餘今忠淸道高句麗亦都平壤高麗都松都本國都漢陽其餘未記

白頭山在寧古塔之南此一國山勢之祖也南走千五百餘里為鐵嶺又百里為金剛山又南為五臺山雪嶽山太白山小白山鳥嶺俗離山秋風嶺又南數百里為智異山距于南海入海千餘里為濟州漢拏山此山脉之大幹也

白頭山上有大澤西流爲鴨綠江行千餘里入于西海東流爲豆滿江數百里入于東海兩水爲中國界鉄嶺之水西流爲臨津江太白之水西流爲漢江由國都南入于海鳥嶺之水南流爲洛東江中分慶尚道而入于南海此水原之大派也

江原咸鏡多山少野其餘山野相間近山民貧而俗淳近野民富而俗薄其勢然也大抵無百里之野鮮萬金之冨但三面瀕海魚塩甚饒土地多沃農桑有業亦可謂左海之一樂土也

箕子之衰典章散亡俗尚剛厲武力雖競文教掃地逮于麗末有鄭圃隱夢周始倡理學其入本國

以來文學漸興有金寒暄宏弼鄭一蠹汝昌皆表章程朱之學有趙靜庵光祖天資極高年三十掌風憲數年國中化之男女異路庶民喪葬皆遵家禮不幸早死未究其學有李晦齋彦廸始著書闡明義理有李退溪滉踐履篤實倡道益盛有李栗谷珥稟質淸通見解超邁其論性理諸說高明的確洞見大原如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數句語其要旨也亦不幸四十九而卒有成牛溪渾與栗谷並時齊名其後有金沙溪長生益闡禮學毫分縷析條理燦然其後宋同春浚吉宋尤庵時烈同時倡道尤庵享

年最久尊尙春秋喜言其大義圃隱以下諸賢皆
從祀本國聖廟
文章則新羅有崔孤雲致遠唐時入中國登科後
居高駢幕下討黃巢時爲檄文黃巢見之驚倒榻
下語在中國選賦中高麗時有李相國奎報以詩
名及其末有李牧隱穡詩文並著其題岳陽樓詩
曰一點君山落照紅滄波萬頃忽翻空長風吹送
黃昏月銀燭紗籠照淡中本國以後則朴挹翠軒
閭盧蘇齋守愼崔簡易立東五山天輅權石洲韠
皆以詩著此外刊行詩文百餘家不能盡記
風俗則本國以後謹守禮法敦尙學敎三年之喪

自王家達于庶人鮮氓庶賤品稍自好者無改嫁之法內外之分甚嚴家舍必深宮固門婦女出門皆乘轎垂帷輿僮之妻皆必擁蔽其面而後行四禮多遵家禮不事浮屠名分截嚴仕宦之家稱以兩班其子孫雖貧不業農商農商之子雖有才智鮮入仕路

惡逆之外刑不上大夫是以為官者亦畏謹邦憲砥礪名節以貪污受罪者絕少重臺閣雖有大政令一人論之事格不行

科制則三年一次為大比科八道分鄉試如中國之法初試三場第一場論疑第二場賦表第三場

策取其入選者會試于京四書三經每抽一章并
註背誦一書不通則不得入選初試合取五百餘
人會試取三十三人此為大科始通仕路狀元探
花如中國之制有進士初試會試皆兩場初場詩
賦終場疑義亦分鄉試會試于京初取二千餘人
會取二百人此為小科非若中國之進士也登進
士者謂之大學生通蔭仕蔭仕者內監郎署外典
州府此外國有慶事則設科取士有增廣別試庭
試謁聖等名初試則或有或無皆以賦表策論臨
時出一文試取選初試者未登會試則并削其初
試此亦異於中國也此外學校月課小小科名不

可盡記武科與文科並設其制亦大同但試取倍
多無小科進士之名步射騎射使鎗放砲略如中
國制
每歲郡邑薦行誼特異者傳聞于朝擇其優者授
以官謂之鄉薦林下讀書之士名德著聞則招延
禮使授以風憲經筵之官謂之儒賢每一人至則
百僚震肅一國想望其風采
大學養士常數百人待之極其豐厚國有大事學
生皆緘本論之倚相以下皆畏憚之
書院遍國中殆過千數皆受享名賢仍為講學之
所為士者稍失行檢則斥罰紛然

故蹟則平壤有箕子陵倭亂時倭人掘之未半忽
有樂聲出於中懼而掩之有井田遺址可數百千
畝阡陌雖堙廢而溝路正方尙有餘制之可考
山川則漢陽之三角山松京之天磨山黃海之九
月山咸鏡之七寶山平安之妙香山江原之金剛
山五臺山雪嶽山慶尙之太白山忠淸之俗離山
全羅之智異山濟州之漢拏山峯巒水石之勝北
京以東無可與比其中金剛智異漢拏號稱三神
山多靈異故蹟而金剛其最奇秀者也中國人曾
有詩曰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本國人有詩曰
銀闕曉開金瑣鑰瑤空秋束白芙蓉盖山有一萬

二千峰而皆白石峻拔九層之潭千尺之瀑洞府幽邃巖壁蒼潤淋宮佛寮羅絡上下秋則滿山楓葉如張紅錦以此又號楓岳

江原咸鏡東皆瀕海而無潮汐此則中國人所不知也

江原瀕海有所謂關東八景者沿海七百里山勢明媚海棠遍於白沙亭臺相望窈窕爽豁為國内第一勝景

家舍之制京城外大抵草舍十之八九寢室皆溫堗四旁為壁皆設窓户與中國炕制不同室外以木板為廳事凡屋皆曲折透迤雖百餘間或有幾

盖相連者

有三相曰領議政左右議政六曹判書叅判叅議猶中國之六部尚書侍郎每曹有郎八員又有大將五員分統衛卒此官方之大略也

公服有藍黑兩色正三品以上紅袍凡有官者公服皆着紗帽别有朝服紅色黑緣上衣下裳蔽膝後綬金冠玉佩象笏皆具二品乘軺軒獨輪高丈許一品乘平轎子凡官人騶從甚盛行辟人不如中國之簡率

無論有官無官非公事則皆着大竹帽衣道袍帶藍緑正三品以上官帶紅絛居家則戴方巾或幅

巾其餘綸巾及程本遺制皆在馮單中及僕隷皆
着氈笠
婦人衣挾袖長及腰承以裳及地髢髻甚大

伻回力闇書曰
連日思念甚苦讀手教令人駭詑何緣慳至此耶
不知何日得一過耶平仲兄能来甚佳竟證定準
于明日早晨屈駕當掃徑以待千萬勿爽至懇昨
日冊頁一本求二兄作書望隨意揮灑點墨皆是
至寶初不許工拙也有見教之語務寫滿為佳總
求二兄手蹟傳示子孫二詩萬望寫入不一

十六日將與平仲同往為衙門所阻不得出平仲獨

往復送伻書曰

弟見阻衙門不得與金兄偕作極懽明日欲進去恐有貴兄章示之不宣

伻回力闇書曰

見阻衙門大爲恠事頃與金兄劇談而不獲望見顏色爲之悶絶明日果有可出之勢則弟處亦無甚冗雜敬俟早臨以抒欝托實慰鄙願不備

平仲垂暮而歸携談草數幅略傳問答之語力闇曰日前可恨之極胷中不得過者數日何哉因見此帖備諸墨妙而蘭公獨得此奇寶故前日弟亦將一冊呈到不敢再煩三大人作書只求吾兄及洪兄仍將

二詩馮入其餘頁隨意揮灑務滿此冊而止此意不知洪兄能喻否又曰離亭草綠斜陽外萬里垂鞭獨去情此千古不朽之句風調之佳近時作者罕有其匹此詩豈獨與蘭公者耶弟求書之意原不計工拙况吾兄之書已工絶乎蘭公曰前日弟輩小詩呈上諸大人以爲可教否平仲曰諸大人皆稱賞嘖嘖弟亦贊誦不已蘭公曰拙作不堪老兄不賜教誨外之耶平仲曰蘭詩秀雅明麗闇詩沈欝慷慨力闇曰如吾兄則兼此二語平生感慨一聯則沈欝之類曉天簾外及離亭二句則秀雅之類可見巨手無所不有也平仲曰詩文書畵在東國間有能之者而無備者

絶少今見兩兄天下之通才也力闇曰凡事以專精
乃堪不朽如弟者俗所云般般皆會件件不精者也
何足道哉平仲曰貴同鄕赴試來者幾人其中有如
吾兄之胷襟者乎力闇曰來京會試之擧人卽浙省
已有百餘人矣欲如弟等之胷襟者豈有其匹然則
弟等與二兄相遇而成莫逆更非偶然矣萬一兄等
所訪者非弟輩之類亦將有見而不如聞名之嘆一
見而廢然返矣而二兄之高妙如此弟等之落拓又
如彼然則眞奇緣也平仲曰落拓兄我同然而吾友
之抗爽固執可爲一時之表準毋嘆其窮也力闇曰
不得志獨行其道又何窮之可嘆耶特顧志願不堅

異日無可復之言耳然以兄視弟豈空言無實者耶
即或出世亦無忘今日之言若言不由衷直徇戯耳
所病者或不免懶散而無進境為知己告者此則又
不可無洪兄之嚴氣正性為藥石生我也得兄與弟
之胥次而克之以學識即不求至聖賢地位亦可以
無幾矣又曰兄之門地不少矣何不以道得之而作
一義官乎平仲曰虞翻見跡於孫權自歎體骨不媚
況弟以此踈懶之性何能供世乎門地雖好而供世
不媚則亦無奈何力闇曰然則窮愁著書亦差不惡
再不然則與我有身後名不知即時一杯酒耳平仲
曰身後則無貴賤矣雖不得官有實地則不朽但無

實地耳蘭公曰努力著述自可不朽力闇曰必傳必傳乎仲曰不朽何益死後則徒付一虛故吊以養虛自娛耳力闇曰必當作一記文不悞乎仲曰文或有之亦不欲傳後耳且樂生前一杯酒乃養虛之至意也又曰吊乃誤入者也專由於屈強不能循事唯諾自嘆自笑力闇曰直可崚嶒一世豈惟雄長東方乎仲曰無挾自恃古人所戒噬臍而已力闇曰此種識見即是所挾有何噬臍但高達夫五十始能詩而况年已幾及之然詩才之妙已早達夫二十年充以力量即此亦是一生心力所得必欲何物爲傳世之物耶乎仲曰達夫五十爲詩而論其職則已至於節度

志氣豪曠無所拘礙此亦為詩之一助弟則五十無聞己極陋矣無異於枯木死灰矣且雖善於詩律亦何益於民國乎男兒大志非在於雕虫小技而雕虫小技又不能如意無異於衿裾馬牛矣力闇曰對他人或可為此言對弟何必用耶平仲曰今乃對兄初發口矣力闇曰兄之心事盡弟所知何須支離大抵吾輩志願不遂多抱此感然欲有益于君國而又無入世之媚骨欲以著述自娛而又慮其無益于君國然則將如之何而可耶總而言之且作詩吃酒可也平仲曰頃見蘭兄詩足知內相之鼓瑟拘於俗態嚼嚅而不敢問矣蘭公曰弟詩不佳賤荊亦不能過我

恨不記其一二語以供一笑也平仲曰終不肯見示
弟何敢強請蘭公曰有舊月樓詩一卷惜不携來不
能呈教恨事力闇曰終不肯見示一二然則前言殆
假耳弟亦何難說賤荊能詩乎如言實在不記得則
老兄乃天下第一無情之漢否則亦天下第一没記
性弊人矣相與大笑而别
十七日早食而往門者先報蘭公走出迎入過力闇
所隔簾而呼曰嚴兄力闇曰諾蘭公曰洪兄来力闇
疾應曰唯撤簾而出相揖而入兩君所寓同屋而隔
壁門皆內北吾輩自初會話蘭公之寓也坐定余曰
昨日於金兄冬日之日於弟夏日之日皆未達余又

曰金兄苦日短弟則苦日長両生皆笑力闍出示八詠詩曰

幽人惜遥夜起坐理朱絃樓高萬籟靜響與空山連悠悠念皇古玆意誰能傳　山樓鼓琴

鏘鏘此何聲或擬蓮華漏平分二六時以警宵與晝主人常惺惺不必待晨皷　島閣鳴鐘

清泉何淪漪白石亦磊砢儵魚若遊空倒吸藤花妥眞樂誰得知一笑子非我　鑑沼觀魚

畧彴通野氣晩步意超忽林影盪寒波俯見太古月不惜露霑衣孤吟到明發　虛橋弄月

岳蓮開十丈落瓣自何年剡木爲形似凌波學水

仙叩舷歌一曲不羨木蘭船　蓮舫學仙

羲和與常儀萬古法猶秉往來驗盈虛遲速辨祥眚陋彼拘墟子終身乃坐井　玉衡窺天

靈龜有何靈以問乞靈者吉凶論是非趨避敢苟且居易以俟命枯草行可捨　靈龜占蓍

學者志於彀審固技乃神中豈由角力失當及其身直內而方外敬義交相因　彀壇射鵠

余着畢指靈龜詩曰揲蓍不足法耶力闇曰不然只謂吉凶在我之是非不必待揲蓍而知之也余曰然朱子亦以為易不過惠廸吉從逆凶也蘭公曰東方以世祿取人此却非善政世祿雖三代之法然人才

不擇地而生立賢無方必以此拘之恐華胄中未必皆賢者而賢者反限于資格矣又曰東方亦崇奉釋教耶余曰羅麗時甚崇信之本國以後儒道大盛士人家皆羞稱之獨無識賤品動於報應或有供佛飯僧亦不甚盛耳蘭公曰道教之學甚粗不及釋氏遠甚好道而輕釋東方士夫亦惑之甚矣盖錯者余儒道之語也余即改道為教曰道教則絶無傳者時余與力闇語八詠詩蘭公戲曰此詩多頭巾氣非詩人之詩又曰渠詩乃宋儒餘唾何必詳觀之余曰正愛其宋儒餘唾兩君皆笑余曰南邉亦有為天[illegible][illegible]者乎蘭公曰天主教亦行于中國此禽獸之教士大夫

皆以為非余曰天妃為誰蘭公曰天妃黃河之神傳
聞福建人林氏令勅封為天后回回多入此教明萬
曆時西洋利瑪竇入中國其教始行有所謂十字架
者教中人必禮拜之以為天主受此刑而死也可笑
天主教中有經弟曾見之其中多言天主慘死以為
天主因立教而羅罪入教者當涕泣悲痛一念不忘
其惑甚矣力闇曰此有明禁余曰既有朝禁京城何
有天主堂兩君皆驚曰在何處余曰有東西南北四
堂其東西二堂弟亦見之西洋人來守傳教兩君曰
弟等來京屬耳尚未聞之余曰論天及曆法西法甚
高可謂發前未發但其學則竊吾儒上帝之號粧之

以佛家輪回之語淺陋可笑而来見中國人多有崇奉者皆曰士大夫不然余曰錢牧齋何如人蘭公曰此公雅綽曰浪子此真知己余曰浪子知幾潔身辭爵祿而遠引恐牧齋少此一着蘭公曰少年為黨魁末路為降臣文章名世要是可惜人力闇曰使其早死令人亦無訾之者牧齋人品無可言余曰恐是半上落下之人力闇頷之蘭公曰牧齋與吳梅村龔芝麓為三大家皆明之達官而仕于國朝者吳晚年多悔恨之語此人差可力闇曰牧齋亦侫佛自著楞嚴義疏百卷可謂大觀然轉益支離徒眩人目且渠既知楞嚴何自己惜此一死此亦佛教之罪人也況以

此才情學問而耗日力于此書真可惜蘭公曰吊家有牧齋楞嚴稿本乃親筆所書力闇曰人品之正不正定之於早牧齋之敗行自其為浪子而已預決之矣即爭枚卜豈正人所有耶余曰爭枚卜曾未聞之不意其污下至此蘭公曰枚卜之爭至於閣訟乃其徒為之與牧齋無涉牧齋聲望一時無兩門人滿朝皆崇奉之遂至于此又曰烏程相而天下事更無可問矣力闇曰總以可惜二字畢之不必煩言余曰近日不治舉業耶力闇曰連日勞勞于酬應實無間隙余孰視其言力闇意余不安於久坐又曰此語為可厭之酬應言之吾兄細心之人切勿疑其有妨于吾

輩擧業也得吾兄頻頻相叙乃更快耳余謝曰東人大抵用心或細作事多廢弛實亦未免於此力闇曰人豈可不細心古人云天下事何事不因忙裡錯了特吾兄作事實未嘗廢蘭公曰東方有薦擧之道至於一人至朝士皆憚之所擧者盡賢者耶余曰安能盡然力闇曰名存實無處處皆然蘭公曰聞官妓中多能詩者能擧一二否余曰無記得設或有之此不過淫褻戲慢之語何足以汚君子之目且兄於妓詩若是眷眷何也蘭公笑曰好色耳余曰蘭兄家自有關雎葛覃不必外求鄭衛之音蘭公大笑又曰名流勝事可得聞否余曰我東先輩嘉言善行多有可記

可傳而倉卒不能記出歸後如通信當略記以送至於風流戲恔之語則雖或可備一緊決不可為蘭兄助桀為虐蘭公笑力闇曰即能記出渠亦端晃而卧矣貽我何如彼此皆笑余曰浙省同年凡幾人力闇曰同榜九十四人皆謂之同年而外省同科者謂之遙同又曰順天鄉試謂之北方其中多有南士此則如同鄉同年一般余曰吾輩往來知之者必多皆不以為恠耶又曰此亦細心之問力闇曰大可不必細心吾輩來往朋友除一二相知外可見可不見其有知我輩來往者亦大率相好者居多渠即知之亦斷不以為恠也又曰吾輩舉動大異紛紛之輩即如舉

業已絶口不談而同輩皆以為怪然得之不得有命此孔子家法也紛紛者自生荊棘耳所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又曰昨日與金兄有言幸而二兄相訪者為第二人不然則浙省舉人亦有百餘人矣使吾兄一見便當嚬之者多矣蘭公曰餘者碌碌何足掛齒余曰科場亦有借文代述之弊耶蘭公曰即不借文代述亦無足道總之科目中庸人多而奇人千無一人耳古語云孝廉聞一知幾今日科目中聞十而不知一者也力闇曰科場之弊多矣有懷挾有代倩有傳遞故于入場時必行搜驗而歸號舍後必嚴其鎖鑰繳卷後必彌封謄錄種種皆以防作奸者

也此時立法甚嚴卽不肖者亦皆有身家之念犯法者少矣蘭公曰如今少矣此謂關節情輕法重覺則砍頭試官與士子駢首就戮余曰此實天下同然其搜驗之際决非豪傑之士可以甘心慶蘭公曰麻衣草屨以賊盜相待此西林先生所以終身不入試塲也力闇曰黃陶菴時文內有二句上也元纁束帛以加之則上重士而士曰以自重上也詞章記誦以取之則上輕士而士亦因以自輕此事總之上下交譏亦不得徒咎于上也又曰古人有應試聞唱名而拂衣以去者此何人哉此時搜驗殆同于防賊不知此公處其時又何以爲情余又曰頃見硃卷有習亦習

春秋之語此何謂力闇曰中國試士以五經分取其專習一經者謂之本經即有通五經者亦必專歸一經此則明經遺制也余曰試之若何力闇曰試之以經義四篇每經出四題人歸一經然近時經學荒蕪即專習一經者亦多有茫然不知經義者矣習之一字殊爲辜負蘭公曰弟正在此選力闇曰蘭公原習詩經而改易者弟原習詩經而改春秋者余曰是無所不通兩君皆笑蘭公曰東方會試有背書之法成誦後不別試以文耶余曰別有殿試試以文但背書之法極難別有諺解必盡誦無一字差然後乃入選應此試者專用力於記誦多徒誦其文而全不識其

義以此應之者少弟輩亦不得應此試以其功夫之難也力闇曰默寫背誦最為良法不得以為小子之學而忽之也自以文取士而荒經者多矣又曰中國凡鄉試則第一場試以四書文三篇性理論一篇一晝夜而畢進此等場最為辛苦先要精神為主否則不能支矣余曰經試者往往吐血云然否力闇曰連日連夜不能睡即苦矣第二場試以經文四篇排律一首一日而畢第三場試以策五道或一日或一晝夜而畢此一場亦極苦每必七八百言或千言會試亦同殿試試策一道亦一晝夜然必至萬餘言此最難又必格式無一差誤乃可入翰林而此後又有朝

考試以詔誥論詩亦只許一日而畢鄉試百人取一
會試三十取一殿試則無不取者但分一二三甲耳
余曰策中亦論時務耶力闇曰鄉會試五道內則三
條古策二條時務至于殿試則時務蘭公曰然而倖
遂者多矣其宿學者或不得與此遂亦不少也力闇
曰吾鄉亦多有耆儒老學終身一青衿可憐此等
鄉試有經過十七八場者蘭公曰有其徒之徒已登
科甲而其師之師尚應鄉試者可笑力闇曰其實得
之又甚易余曰運好者實容易若終身為舉人實是
此生可憐知幾者不如早為之所力闇曰終身為秀
才乃真可憐若已中鄉試為舉人則待之十餘年得

為一知縣亦差足慰窮儒之願余曰一經知縣歸於致仕乎力闇曰日暮途窮而為知縣亦惟有致仕耳否則有卓異而陞遷至府至道至司至巡撫摠督者余曰會試出榜後傳示遠近耶力闇曰亦如鄉試本人則有報子嗚囉持紅單書姓名來飛報余曰報子来時必聳動鄰里皆曰然余笑曰天下一理力闇曰若遠近則一出榜後有賣題名錄者無論識字不識字必人買一紙恐有渠相知者在內故諺有之曰一舉成名天下聞蘭公曰過一月則皆不知之矣惟會元姓名雖百年猶在人口也余曰壯元後雖官高必以壯元稱之乎蘭公曰則亦不然但鄉里必以此稱

之即在彼此聲者亦甚樂其稱此名而不顧以高官稱之也錢塘有梁詩正位至宰相而吾鄉人皆稱之曰梁探花渠自以為榮渠詩自注曰鄉人至今稱余為梁探花探花且然況狀元乎又曰狀元臚唱後皇上開午門太清門狀元一人騎馬由中門出順天府尹執鞭送狀元歸第賜錦袍皆宮人所製其夫人于本省城上乘輿遍灑五穀以壓荒歉分福于人二事雖宰相皆不能與焉余指遍灑五穀云云曰此有何妙處力闇曰府縣具供帳都人聚觀近千萬人又曰外省總督巡撫儀從長及里餘司道以下遞殺皆傳呼辟人于道衙門列戟鼓吹放砲而狀元初報到時

亦有府縣官為之豎旗竿扯旗其夫人遊城之儀從幾不減督撫此其所以為榮也然而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蘭公曰周延儒魏德藻皆狀元也周大奸臣壞明國事魏降李自成而被刑皆狀元中匪類也又曰羅洪先亦狀元也云二十年學道纔胷中忘去狀元二字余曰此近思內省之語即此一語其人之賢可知蘭公曰此明大儒崇祀孔廟又曰某人亦杭人吾與之相識者上科會元極力謀求幾得狀元而竟為他人所有其難可知力闇曰竟中狀元之人又却以無意得之可見不必強求蘭公曰自宰相以下無不欲以此人為狀元孰知天命

有在竟為貧士所得又曰東方狀元亦榮乃尒耶余曰國小故榮亦少且我東之狀元只見其憂而未見其榮兩君皆驚問曰此何故余曰以千金之軀一朝委而致之於君死生榮辱不能自保豈非可憂乎戴花張盖鼓吹前導遨遊於街上僅得市童之憐而其有識者笑之此有何榮耶兩君皆大笑余曰二兄如不中會試當不日治歸耶力闇曰只得歸耳留此何為余曰量二兄才學似無不中之理力闇曰不中乃意中事中則意外耳雖志在必中者亦豈曾見其果中哉然則吾輩之不想中者或竟中亦不可知蘭公笑曰然則仍舊想中彼此皆笑余曰若得中則歸鄉

當在何時力闇曰點入翰林必須待三年散館授職此三年內可以告假省親然為期多只一年外官則為知縣此須于吏部掣籤分省不能自主知縣不為本省官即隣省亦不在五百里內余曰翰林惟狀元為之耶力闇曰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狀元即授職為翰林修撰榜探為編修二甲百餘人或八九十人其二甲第一人謂之傳臚亦即授翰林三甲百餘人凡二甲三甲內于朝考後或點翰林或授六部主事或授知縣其不為翰林主事知縣之人謂之歸班進士十年得知縣會試後中進士約二百餘人四十人為翰林二十人為主事知縣則無定額近時亦不

過四五六人其餘皆是歸班余曰十年後得知縣則是歸班與擧人無異力闇曰與擧人等耳又曰從前放知縣者極多此時反以外官爲重官卑轉可救貧此亦世運升降之一端也余笑曰此亦天下一理兩生問曰貴處亦如是耶余曰然兩君亦笑力闇曰翰林一官最爲清華之選然甚貧近年多有翰林求出外者蘭公曰翰林若與之三四兩銀便成密友矣力闇曰點翰林三年內未授職者爲庶吉士然翰林不論大小皆得張黃盖帶數珠終身不稱晩生與督撫平行在家鄕憑名柬字寸許大一改知縣卽變爲小字矣又曰帶數珠之制以爲何如余曰非先王之法

服不須問也力闇曰然必須五品以上帶之而翰林則以七品官而亦許帶余曰此必自己崇佛者帶之力闇笑曰非也雖程朱處今之世敢不帶耶今時有例不得帶數珠而其居鄉往往借帶以爲榮蘭公笑曰程朱爲知縣得以免矣余曰中國衣冠之變已百餘年矣今天下惟吾東方畧存舊制而其入中國也無識之輩莫不笑之嗚呼其忘本也見帽帶則謂之類塲戲見頭髮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力闇笑曰類僧誠然帽帶亦類僧頼有髮耳余別以小紙書問曰近聞宮中有大事擧朝波蕩云凡輩亦聞之乎蘭公失色曰何以知之余曰豈無所聞

蘭公曰我朝家法無廢立事且皇太后有聖德故賴
以無事滿人阿永阿極諫幾死漢人無一人敢言者
可愧此時蘭公隨書隨裂舉措慌忙余曰妄恃眷愛
輕發此言兄之驚動如是請勿復敢言蘭公曰國朝
法令甚嚴此言一出必死弟怕死故自不覺如此余
曰不然同是中國之人則此等酬酢亦何妨乎但弟
於兄輩雖曰客交其中外之別自在也兄之驚動亦
無足恠也此時力闇與蘭公語若相競而不可觧聽
蘭公曰不然不然非為中外之別也弟平生怕死之
人是以不願為官而歸老田間也力闇奮然曰天知
地知子知我知老兄何畏抑故意裝出此等情狀耶

我實看不得又曰湛軒先生篤實君子汝以渠為何等人耶又向蘭公大言之蘭公變色着急曰闇兄殊覺氣余曰此闇兄過矣危行言孫豈非聖訓乎雖然蘭公非中外云云欲以親我而反以踈我也且兄果怕死在今日為舉人則猶可也在他日為諫官則吾不知其何所止泊也誠如是也不如早早歸田之為無過也余嘗以為出身事君者不能辦得一死則其勢必無所不至矣力闇奮筆大書曰砍頭便砍頭此嚴將軍語也又曰凡事總有箇恰好處此公只是不恰好耳蘭公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恐老兄之中庸乃胡公也力闇又奮然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句

誤盡天下好人又曰此雖宋大儒我亦不能盡然之也如程子之不論新法余曰此雖有爲而發不免苛論蘭公曰此等皆悖謬之論余笑曰不用相激由弟妄發致此紛紛彼此皆笑而爲他語力闇曰前蘭兄册上尊作四句仍望書惠以吾兄翰墨左不可多得也余曰已書之下段畧有謝語覽可悉也力闇曰如吾兄之筆乃以人重即極拙亦佳將来可睹物懷人况本不拙耶余曰睹物懷人之教實是感切但其奈人筆俱拙何兄輩之眷愛至此固不敢以兄輩爲面輸背笑實未知緣何致此或憐其一段愚直之性好賢而由於中耶力闇變色曰弟輩推誠相與而吾兄

猶作此世情之談然則吾兄殆不與弟相好耶弟等
豈惟不爲面輸背笑之人實是中心誠服弟可出一
誓言如敢胷中稍有一不然之念者令我前程不吉
又曰此語則雖蘭兄不敢强之使共矣蘭公曰如不
中心誠服于兄者非人類也余曰自視鉄然乃有此
言豈敢疑兄輩承此各出誓言殆同春秋之盟由
弟多心致此過擧可謂昏失之矣但兄輩每於弟以
此擬不倫之語加之此弟所不能心服也力闇曰弟
亦無他語惟於别後時時提起念頭力求進境若時
時有吾湛軒之在其旁而督責之庶㡬小有所成就
以無負我良友于萬里之外而已余曰雖不敢當感

服之極惟願兩兄居家盡孝友之行勿爲俗人爲學務真實之功勿爲俗儒則弟雖遠伏海外永不相逢其榮極矣且不敢以爲恨矣力闇曰一切感佩之言書不勝書則無可書矣蘭公曰今日之談弟二人多涉閒話殊可惜遂相別而歸

十九日送伻書曰

日者晩去早來令人怏怏昨又阻雨不得奉候悵鬱之極夜來獰風僉旅味無恙否弟等行期未決可圖更進然以有限之晷欲叙無涯之懷難矣八詠詩咀之爵之其味津津信乎有德者之言也靈龕一詩尤見其卓然峻拔無世儒拘攣之氣直令

人有凌萬頃超八垠之意誦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雖然才高者過於脫灑則或不免於大軍遊騎出
太遠而無所歸此則弟不能無過計之憂於吾兄
也如何其書本薄而易損宜於作帖而不合於粘
壁此云麗紙品雖劣差能耐久幸弁勞揮灑以惠
也八詩皆以各行字樣比前稍大而若得隸法則
尤妙蘭兄記文亦以大小二本書惠爲望別告鐵
橋兄叔父欲得晚含齋三字爲堂扁或楷或隸或
草隨意寫出無妨白楮二本爲此附上前惠飛来
峯畫本叔父以貽費旅裝深致愧謝相對時忙未
及之漫此附告種種煩溷自爾多端其所以愛慕

之若將以役使之不勝愧悚以此弟於二兄之書
與盡愛好之不後於人亦嘗謀購帖本於市上而
量幾度勢終不敢發諸口日後遊詠之際如有所
得一年一便幸蒙寄惠何啻百朋之賜也不備
書成未發秋庫兄記文付来再三莊誦不勝感幸
歸粘荒廬可是無上之寶且從此而於湛字之義
如有一半箇進益乃是吾秋庫之賜也來書本歸
後以麄紙從後揩之可以傳久無損幸再以小紙
如閣兄所書八詠様字以惠如何記文甚愜鄙望
惟其稱道鄙人處語近張皇歸後流輩之見之者
必以此為大言誑人得此無實之美褒也殊為悶

絕間兄所托冊頁皆已塗抹茲以付上
上彥送伻回便蘭公湛軒記文付來文曰
燕之外區曰朝鮮其俗知禮節鮮聲詩與他國異
自唐迄今采風者有取焉丙戌春予來京師適洪
君湛軒隨使入貢蓋慕中國聖人之化欲得一友
中國之奇士而不憚跋數千里以至也問余名丞
來訪余主客以筆縱論劇談并以道義相勗成君
子交嗚呼斯亦奇矣洪君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
窺律歷戰陣之法濂洛關閩之宗旨無不究心自
詩文以及筭數無所不能與之處執古醇聽有儒
者風此中國所未易覯者而不意得之於辰韓荒

遠之地也一日語余曰某王京人心花微尚退居
于清之壽郝與農人遊有屋數楹有閣有樓有沼
有橋沼之中有舟可以方樓之外有樹可以蔭入
此室處有玉衡之儀有候時之鐘有未絃之桐將
有為也有耆可占耕讀之餘有弓可彎至樂在中
不願於外有渼湖先生者吾師也顏其額曰湛軒
而吾即以為字子其為我記之予既高其人又聞
其池舘之勝思欲一往以盡領其趣而徒以遠在
萬里之外卒不可得昔有外國貢使聞倪高士構
清閟閣求見不可再拜嘆息而去余今日殆相類
徯相反也然其名軒之義有可以知者君子之道

心則不淆物則不緇其躬清明其室虛白庶幾於
湛字之説有合而洪君每與予講性名之學其言
大醇蓋深有得于湛字之義者予雖不文方將自
勉于君子之道以求無負於良友並欲以洪君之
文行徧示中國之士亦何敢以枯禿之管固辭特
未審渼湖先生聞余言當以為何如也
力闇帖中季父與上副使以次書之平仲又書于其
下余書贈蘭公四句又書高遠亭賦曰
秀野之園散襟之石有翼其亭君子攸息扁以高
遠蓋取昭曠目極川原雲烟萬狀大容作頌賦而
且比其主伊誰惟伯高氏

有石盤陀兮山之阿上蔭松栢兮下出寒泉辟常
茸兮掃青苔緝翠茅兮架素椽繁陽葩兮晝炫疏
石澗兮夜聲若有人兮坐素月戴蒻笠兮烏竹纓
歌商頌兮浩蕩響瑤琴兮泠泠山之外兮路險難
攀桂枝兮聊逍遙風颯颯兮雲漠漠鳳鳥飛盡兮
鵂鳥晝啼悵歷事兮多違惟子所兮盤桓憑檻兮
遠望見龍門兮高山積一拳兮成萬仞矗螺鬟兮
高揷天顧茲居兮雖信美且遠遊兮四荒駕長風
兮沛然儼周道兮翺翔脂名車兮策良驥願從子
兮斯征

又書曰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知所先後乃不倍於道
尊德性道問學如車之輪如鳥之翼廢其一不成
學也

又書曰
余素拙於書殆不成字㨾以是凡贈人文字必借
手於能者今於鉄橋之請乃奮然下筆不少讓焉
無他以鉄橋之意不在書也嗚呼此意良厚吾未
敢言矣

伻回言又有客撓草草裁答云力闇書曰
別後起居何如念念頃讀手教一切都悉弟冊有
勞揮翰并蒙諸大人賜以墨妙感愧之至所委謹

當如命書上行期不在廿一甚喜再得枉駕矣刻有小冗不及贅𤔡僂不備

自是至二十日門禁至嚴下輩亦不得出門

二十一日送伻書曰

數日間一館殆同牢狴既不得躬候尺紙亦無由寄去這間悶鬱一筆難盡弟等行期姑未完決而事機如右不得抽身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古人已先獲之矣玆摭近候不宣

伻回力闇有兩度書其一前此書置者書曰

誠再拜別後起居何似念切念切行期未決甚善如得乘隙一過深慰鄙願一切離別可憐之語都

不贊敘而終日悵悵惘惘如有所失不知其然而然此種情景想兩兄同之也奈何奈何晚含齋額謹已書就以來紙係二幅轉恐粘接有痕輒敢擅易長幅書之但筆蹤醜劣恐無當於大人之意耳記文及詩各書一本呈繳八詩如用各體恐非大方竟全作隸體如何靈龕詩承教極是敢不書紳自恨早晚多冗未遑改正亦姑存其說可耳貴處有賢師友見之不足供其一噱幸為藏拙聊存手跡以誌相好之情至感至感弟等筆墨本不足道吾兄倘有見委之處即當奉令承教縱有他冗亦不暇恤而昨日來教有不敢請之意似非至好之

談或吾兄本不需此而故作此委曲世情耶此則又細心之過矣養虛兄一冊附到及和正使大人詩二紙亦一并上呈弟前為金兄所作養虛堂記一篇其中離合穿抻小有得意之處言雖平淺然寫一邊而兩邊皆見借題以作兩兄之合傳頗具苦心不知吾兄以為何如非知己前亦不敢如此沾沾自喜也至於金兄稱其筆法尚漢魏則弟不敢聞命矣大抵此等文字雖極不工弟當永遠存之即不敢云問世亦當使傳之家乘以示子孫也如能枉屈但期于辰刻到寓弟尚未他往必可相見旣幸相見則此日即有別兄皆可臨期謝絶且

我輩来往之跡朋友中太半知之亦甚平淡無奇毫無詭異之處吾兄儘可不必自懷嫌疑過為之慮也況兩兄人品學術經弟輩誦說雖無識之子亦生敬仰又誰得以中外妄生區別耶會面有期言不盡意惟照察不宣

其答書曰

不但不得接奉談笑以為煩鬱而兩日以来僕人亦復絶跡弟與秋庫雙眼幾穿苦極苦極令得數行如獲奇寶而詳味詞意寸心如割吾輩緣慳至此乎勢又不能趍赴館前探望室邇人遐彌增忉怛不知行前尚能偷便一顧以作永訣否書至此

弟雖無情之人亦手顫心酸淚涔涔下矣所委諸筆墨十八日俱已辦就無由繳上并一小札亦都未達今藉使納上惟默鑑此忱耳前蒙書冊內德行文藝及德性問學之語切中膏肓謹當陳之左右以作終身之佩敢不拜嘉前札忘謝今并及之聿佈鄙意并請近安不備

蘭公書曰

風霾多厲興居萬安念甚念甚數日來不接文履并使者亦復不至心甚起懼日夕懸懸相思之苦非紙筆所能言也頃讀芳札如獲異珍細味辭旨令人悲酸何我輩緣慳一至此極翻覺不如不曾

證交之為得也奈何奈何拙文已書就數日無由呈上今人還附去中易數語與前稿小異終不能掩其醜拙也再前日芳札中有云一冊欲弟輩塗鴉何以不見擲下弟輩墨醜本不足以供清覽但云弟輩多冗不欲以此事復撓則大不然天涯知己有所命即當自效何論多冗況尚有餘暇可為耶幸勿見外為禱忽忽不及詳及惟有相思無窮而已明日若可乘便一顧幸甚幸甚

力闇養虛堂記曰

丙戌之春余遊京師交二異人焉曰金君養虛洪君湛軒二君者朝鮮人也思一友中國之士隨貢

使来輦下住三閱月矣卒落落無所遇又出入必咨守者窘速愁苦志不得遂既與余相見則歡然如舊識嗟呼余何以得此哉洪君於中國之書無所不讀精歷律筭卜戰陣之法顧性篤謹喜談理學具儒者氣象而金君嶔崎歷落不可羈紲趣若不同而交相善也余既敬洪君之為人而於金君又愛之甚焉金君喜作詩於漢魏盛唐諸家心慕手追風格遒健而書亦俊爽可喜每過余邸舍語不能通則對席操管落紙如飛日盡數十紙以為常性頗嗜酒以格於邦禁不常飲又洪君或譏訶之時時爬搔不自禁一日余與之飲酒甚歡猶時

時懼洪君之或来見之也顧語及洪君則必曰豪
傑之士云夫天下號爲朋友衆矣其道不同則相
合者以迹而心弗能善心弗能善則迹亦日離是
故正人正言每以不容於時而頹惰自放之子以
畏親正人正言之故流爲比匪之小人而不自知
其非而朋友之道遂不可以復問若金君之於洪
君又多乎哉酒既酣余語金君子胡不仕金君則
慨然太息曰子知吾之所以號養虛者乎吾國俗
重門閥庸庸者或不難得高位而後門寒畯之士
雖才甚良不見爲吾故世室之胄得美官甚易且
年既五十老矣而甘自伏匿以窮其身盖有所不

為也夫吾心猶太虛而以浮雲視富貴又性懶且傲無所用於世時吟一篇焉囂囂然樂也時傾一壺焉陶陶然若有所得也吾知養吾虛爾而已欲強懶且傲之性以求效於世無益於人而徒損於己其累吾虛者莫大焉此吾所以為歸者也而吾因以顏所居之堂余曰是可記也夫洪君不作詩又愿飲酒疑與金君異然亦以貴胄退隱田間方講明聖賢之道終其身不樂仕進其志亦金君之志乃令知其迹若不相合而心相善以成性命之交也亦宜惜其遠在異國而余不獲一登養虛之堂與金君囂囂然陶陶然於其間也於其將歸書

以為贈海外之士有同志如洪君者可共覽觀焉

復以空帖二冊送伻書曰

承拜手滋讀來傷心此呈二帖購置已有日而終以奉撓之難不敢遽請承来示殊愧細心且見金兄帖子不勝羨涎茲以冒沒付呈行期姑未定而如忙也以草大字一幅一字亦無妨畫雖好着費切甚矣不敢望多得耳日晩不能長語不宣

伻回力闇書曰

来教具悉一切両帖當即日為之以報命也行期未定得更接顏色不勝辱幸不一